

說水情奇俠武篇長

劍珠緣

著子恂張 沙南



諸君!!!

你要解決學習英語時所感
覺到的困難嗎？請速購備

最新商業交際會話英文百日通

▲可以負責教會你英語 ▲可以解決你學習時的困難

▲本書編輯，以適合現時潮流為標準，使讀者于最短期內學成英語及會話為宗旨，故用最新方法編輯，新穎實用，應有盡有，非常完備，開始從A B C D字母起，有簡明英文字母讀音法，拼音法，音符常用單字，日用短句，常用名詞，簡易成語，交際會話，並用淺顯華文注音，準確無訛，欲學習英語而苦無善本者，請即 駕臨上海四馬路山東路一三〇號

惜陰書局

或就地各書局均有經售

▲全書一厚冊—定價二元五角▼

實售國幣二角五分

(附有中西之路名對照表)



武俠
說部

劍珠緣

(第四集)

張恂子著

第二十五回

落鷹停畔英雄同一哭

三星觀裏巾幗共愴懷

話說劉向到了張師爺房外。舉手在房門上輕輕推了一下。那門原是虛掩上的。應手微開。劉向從隙處瞧到房中。瞥見桂兒坐在公孫法懷中。正在格格痴笑。公孫法的一支手。却不知在什麼地方撫摩。劉向暗罵一聲不要廉恥的東西。旋見桂兒嬌聲了道。床上給老頭兒佔了去。咱們外房躺一叻兒。公孫法抱了桂兒。向房外走來。劉向閃身黑處。但見房門開處。公孫法和桂兒。手攜手走出。在房外一張涼榻上。並肩坐下。劉向一閃身。



掩入房中。却聞張師爺在床上笑着道。世兄。你和小妾頑着。可不要鬧得太很哇。累咱合不上眼。更是冤啦。房外的桂兒。啐了一聲道。老頭兒要死快死。少說混帳話。老娘惱了。請你喝麟水咧。公孫法哈哈大笑。把劉向却聽得牙癢癢地。暗想世上竟有這樣不知廉恥的男女。一縱身。跳到張師爺床前。揭開帳門。張師爺張口待喊。早給劉向按住了嘴。見床前有帶兒在着。便把他細成一團。口中塞了棉絮。這時外房早傳進一種刺耳的聲息。劉向聽了。好不惱怒。搶步出房。跳到榻前。公孫法和桂兒。各喊一聲啊喲。劉向喝道。不得聲張。誰嚷吃咱一刀。桂兒公孫法在榻上縮做一堆。那裏敢嚷。劉向把他們兩個赤條條細在一



處纔起劍把公孫法的左耳割下。桂兒的左耳割下。替他們調換一隻。趁着熱血。按上原處。公孫法和桂兒痛得暈了過去。人事不知。劉向替他們敷上藥。煞是靈驗。早把他們耳上的創傷。封固結痂。各人成爲異樣的兩只耳朵。公孫法和桂兒悠悠醒回。劉向在房中寫了一紙張師爺和公孫法的罪狀。一手提了張師爺。一手提了公孫法。桂兒從屋面翻到知府公孫永的私宅。把他們三個放在公孫永的房外。將罪狀放在他們的身傍。劉向纔在房門上猛打一下。驚醒了房內的公孫永。劉向便揚長而去。公孫永給劉向的打門聲驚醒。喝問是誰。不見有人應聲。公孫永披衣下床。一手提了劍。一手擎着燈火。走近房門跟



首又喝問一聲。纔把燈火放在地上。開了房門。瞥見了房外三人。又驚又怒。任憑張師爺桂兒臉子老。到此刻也禁不得滿面通紅。公孫法也嚇黃了臉兒。公孫永見他們身傍。有一張墨瀋淋漓的紙兒在着。拾將起來瞧了。纔知張師爺和公孫法的狠。狠爲奸。種種惡劣。只氣得公孫永呆了。這時公孫法的母親宋氏也下床到來察着。瞥見了房外的景象。倒退不迭。公孫永恨的蹬了蹬脚兒。先把張師爺的細帶。用劍挑斷。便回入房中。把門閉上。張師爺纔把桂兒和公孫法細鬆去。公孫法扒起身子。哭喪了臉道。老張。怎樣好。張師爺縳着眉兒道。完啦。完啦。有衣服沒有。先得給他遮遮着。公孫法便去取來了一襲長袍。給



桂兒穿上。公孫法也穿了衣褲。把他們開門送出。張師爺背了桂兒。回到家中。便收拾了細軟衣包。不待天明。帶了桂兒。叫開城門。逃之夭夭。待到明天。公孫永使人送他五十兩銀子。請他滾蛋。他老就去遠了。從此公孫法給他老子緊閉在一室。再也不能出外橫行不法了。劉向回到家中。一宿無話。次晨把處置公孫法桂兒等的事。說給黃芸兒辛慈刁宗剛三人聽了。都附掌稱快。這天未牌時分。黃芸兒等和劉向告謝道別。出了濟南府城。取道向襄陽趕來。路上有事便長。無事便短。這一天已是到了襄陽地面。上一元觀會見了梁興道。把六不和尙的信。交給興道瞧了。興道便對芸兒道。貧道不作覆信了。煩姑娘轉覆



六不師弟說貧道準期到來便得。芸兒允下。辛慈却問興道。前番在雅安縣携去的毛鷲鷹。現在何處。興道答稱已由他師兄朱四爺收爲義子。帶了他回濠州習藝去了。當下興道設宴款待他們三個。他們在一元觀留上一天。便告辭而行。刁宗剛夫婦兩個。回四川雅安縣。黃芸兒自回江南。待九月九重陽那天。在太平延秋閣相會。六不大師覆命。按下不題。且說刁宗剛辛慈夫婦兩個。到了四川地面。防人認識。他們便裝做一對乞兒。蓬頭垢面。穿上破碎衣兒。一路向雅安縣來。這一天已是進了城。來到辛大興萬賓歡原址所在。只見兩面的房屋。已是煥然一新。改了形式。換上別家舖子。宗剛心上一酸。淚兒紛落。辛慈



把他衣袖兒一拉。宗剛會意。忙把淚兒揩乾。到了僻靜所在。辛慈眼圈兒一紅了道。不知他們的屍身。都埋葬在什麼所在。咱們須得探明了纔好。宗剛沉吟了一回道。這兒有一個姓方的朋友。爲人很是忠厚。咱和他相識。不妨向他探問一下。辛慈點頭道。很好。咱在這兒候着。你去了。快來。宗剛便找到姓方的家。中方家的人。見他身上穿得破碎。似個乞丐樣兒。不容入內。宗剛一時情急。高聲喊道。方賓大哥。咱在這兒哇。連喚數聲。方賓出外察看。一時可也認不出宗剛。宗剛吐出了一個刁字。方賓纔明白過來。吃了一驚。把宗剛拉了望裏面便跑。方家的人都。很詫異。方賓到了裏面沒人處。一吐舌子道。你好胆大。這兒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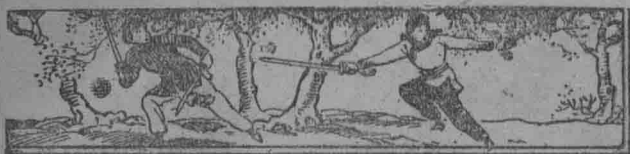
在要拿你呢。宗剛點着頭道。咱理會得。這般樣兒。可遮掩過去了。咱請問你。他們被害之後。屍身埋葬在那兒。你若知道。快給咱說明。方賓道。在北門外三里落鷹亭畔。有一方空地。當時掘成大坑。把他們胡亂埋在裏面的。只是那兒附近。時有官中吏役查看。你要是祭奠。還得留神才是。宗剛急急允着。向方賓告別而出。回到原處。可已不見了辛慈影兒。只得在那兒等候。候到天晚。不見辛慈到來。宗剛好生詫異。又不能向人詢問。暗想辛慈不比尋常婦女。未必會鬧出岔兒。諒來發見了什麼。有他事去幹了。當下一個兒。蹚出北門。來到落鷹亭畔。這時天色已是昏黑。四下裏。但見枯草敗葉。西風瑟瑟。吹得宗剛破衣飛。



翻宗剛痴痴的望着正中一塊空地。瞧了一回。猛可裏倒身在地。放聲痛哭。哭了一陣。扒起身子。又痴望了一陣。再痛哭一回。這樣的哭了半夜。便在落鷹亭中睡去。一夢醒回。已是紅日滿身。時候已在午牌相近。宗剛急忙趕入城中。到辛慈等候所在。察看依舊不見辛慈的影兒。一連守了三天。始終未見辛慈到來。宗剛纔有些着慌。尋思無計。猛可裏轉得一個念兒。六不大師約黃芸兒。重陽日在太平山延秋閣上相會。倒不如也到太平山等候。見了六不大師。求他指點。說不定夫妻能得會面。宗剛打了這個主意。便出了雅安縣城。向江南趕來。做書人寫到這裏。把刁宗剛按下不題。且說六不和尙彭啓雷。把諸綺芳姑



娘送到了留春洞。也命他拜了劉三娘爲師。却暗下對三孃道。鳳鳴這孩子。已是沒法可治。日後難免身遭非命。洒家初因蕭家七房合此一子。他死了。宗祠便要斬絕。如今他隨着夜游神解金雷走了。這位綺芳姑娘。遭他蹂躪。可是已懷下男胎。日後蕭家不致絕後。這事全仗你小心着。別讓綺芳姑娘。把胎兒壞了。可不是鬧頑。鳳鳴這孩子。洒家早晚得把他除去。免得蕭七在泉下不安。劉三孃笑着道。你幹你的事去。綺芳姑娘交給咱就得。只要是個男胎便好。六不和尙哈哈笑道。準是男胎。準是男胎。便是你。也是個男胎。三孃啐了一聲。禁不住臉兒飛上了紅雲。六不和尙一晃光頭。向外便跑。三孃問他上那兒去。六不



和尚且跑且道。找解金雷去。轉眼已是不見。做書人寫到這裏。一掉筆兒。又要寫那夜游神解金雷。和蕭鳳鳴兩人。鳳鳴在污辱了諸綺芳姑娘。把他送回諸家之後。便和解金雷離了姑蘇。來到武進縣城。只因武進縣城中。有座大悲庵。庵中有一位年輕的女尼圓宗。長得萬分嬌艷。金雷前番在武進時。早已要去下手。恰巧得了蕭鳳鳴的消息。趕上姑蘇走遭。此刻事已了結。金雷便帶了鳳鳴。來到武進。這一晚上。闖進大悲庵。撞入圓宗師太房中。圓宗正和一個老尼對坐下棋。金雷搶步上前。便向圓宗師太身上撲去。圓宗師太嬌叱一聲。休得無禮。身子已是閃開。那老尼姑拈了一顆棋子。向金雷面門上攢來。金雷覺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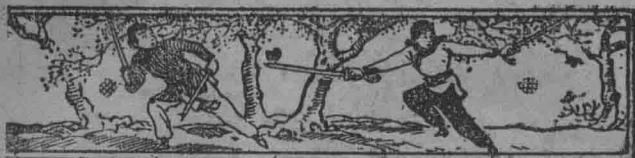
來勢如風。勁兒委實不錯。不由得大吃一驚。伸手接住了那顆
棋子。向老尼姑細瞧了一眼。見他印堂上透出一股白湛湛異
氣。知道不是一尊尋常人物。蕭鳳鳴却不知好歹。一躍上前。舉
起劍兒。望着老尼便劈。老尼揚起禪袖一拂。鳳鳴寶劍脫手。人
也直攆了出去。金雷勃然大怒。一張口吐出飛劍。老尼也張口
吐出飛劍。抵住了廝殺。鳳鳴扒起身子。滿面羞慚。再也不敢上
前。躲在一傍。瞧着。只見老尼冷冷的道。你這老道士。可能留下
姓名。給貧尼瞻仰瞻仰。金雷打了個哈哈道。貧道便是夜游神
解金雷。老尼哦了一聲道。原來便是你。金雷也道。老師太是謙。
可能留下姓名。給貧道瞻仰瞻仰。老尼冷冷了道。貧尼原是無



名小卒人稱西王母甘娘娘的便是。金雷大笑道。好也好也。原來也是峨眉派中的大法家。貧道告辭了。說着收了劍光。拉了鳳鳴便跑。甘娘娘也不追趕。看書的列位。這位老師太甘娘娘。便是做書人前番提起過的。和六不和尙彭啓雷。也是同門。都爲峨眉派的高手。那個圓宗師太。就是甘娘娘的乾女兒。劍術本領。原也不在人下。解金雷沒有訪知底細。冒昧撞來。和甘娘娘鬥了一回劍。覺得沒趣。便收劍跑了。才走出大悲庵。只見迎面站立一個和尙。攔住了去路。鳳鳴一瞧。不由得大大吃驚。原來那和尙。便是六不大師彭啓雷。鳳鳴見了。怎不要胆戰心驚。金雷却笑着道。酒肉和尙。你到來幹麼。六不和尙嘻開了嘴。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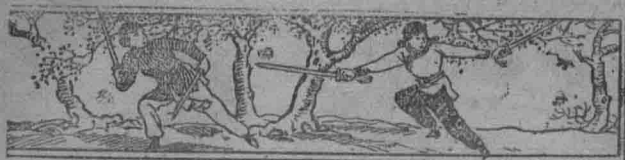
笑了一回道。奸淫老道。你到來幹麼。金雷冷笑了一聲道。你在他人面前裝得瘋瘋顛顛。在道爺面前快收拾了罷。六不和尙點着頭道。很好很好。老道長你說罷。咱們在那一天在什麼地方。大家見個高下。金雷厲聲道。龍虎山下。三星觀中。任憑你那天得閒到來。就是。啓雷笑道。很好。咱們十月初八。到三星觀拜望你老人家罷。又對鳳鳴道。孩子。你有了好師父。可不愁吃虧。那天可不要跑。鳳鳴嚇得臉兒變色。那裏敢答話。六不和尙一晃光頭。走入大悲庵中去了。金雷和鳳鳴回到客寓。鳳鳴愁眉不展。很是擔憂。金雷見着笑道。你別慌天大事。有爲師的一個兒担肩。你還沒有到過爲師主持的三星觀。那酒肉和尙。胆敢



去時。準喚他來時容易。去時難。鳳鳴詫道。這是爲何。金雷道。爲師的廟中。便是大羅金仙到來。也要退避三舍。你若不信。咱們明天便上江西走遭。鳳鳴只得點頭說好。到了次日。解金雷果眞帶了蕭鳳鳴。回到江西。一路上。師徒兩個。惡習難除。少不得又玷污了不少清白婦女。在九月十六那天。已是到了江西龍虎山上三星觀中。這座三星觀。佔有十來畝面積。解金雷費去了二三十萬兩銀子。絞盡不少心血。纔成就這一座三星觀。內中的富麗堂皇。不用說。可是機關的巧妙。神鬼到來也要發愁。觀中道衆共有二三百人。日常開支。却由各處的邪路人物。月送若干費用。因此觀中。頗是富裕。鳳鳴到了三星觀。在三清殿



上。金雷給他引見了觀中的三十六位大法師。二十四位法官。四十九名護法尊者。這幾個人都是各懷絕技。有超羣出衆的本領。其餘道衆也沒有一個不會拳脚。鳳鳴和大家相見之後。金雷便把他導入一座祕室。室中的陳設。真是富麗異常。地上却鋪着潔白的雉絨毛兒。足有半尺來厚。脚兒踏在上面。柔軟異常。這座祕室的名稱。喚做逍遙宮。乃是解金雷淫樂之所。他觀中常藏百來名年輕婦女。金雷在觀中的時候。鎮日鎮夜。在這逍遙宮中。尋歡作樂。他逢到女子月信來時。落紅當口。他便把女子綁住手脚。用一枝細金針管。刺入穴道。吮吸血兒。把血吸盡後。替他敷上藥。便絲毫沒有痛苦。創處轉眼就會結痂。只



是一個女子。經他吸過三十四次後。便要療病身死二三十年內。不知死了多少婦女。這天解金雷把蕭鳳鳴引入了逍遙室。金雷把柱上的雲板叩動。旋見壁上現出一個門戶。裏面走出了妖艷婦女。八九十人。一個個輕紗蔽體。露出了雪膚皓肌。鳳鳴瞧了。不由得心旌動搖。金雷笑着拍他肩兒道。孩子。你愛那一個。就玩那一個。爲師的決不責你。鳳鳴俯伏在地道。弟子怎敢。金雷哈哈大笑。在衆人中揀一個最艷的女子。喚他侍候鳳鳴。鳳鳴到了這時候。也不克自持。便和那艷女在逍遙室中。逍遙了一番。從此便在三星觀中安身。只是光陰迅速。日月易逝。轉眼之間。已是到了十月初八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書中。



交待。



第二十六回

太虛師攻破幻雲居 永明俠被困百靈臺

話說光陰迅速。轉眼已是到了十月初八夜。游神解金雷。早把三星觀安排得天羅地網。銅城鐵壁彷彿。但待六不和尙彭啓雷到來。這面三星觀裏戒備等候。那邊的六不和尙。早也到了江西地面。在離龍虎山六七里外。有座林家宗祠。六不和尙約到的能人。都在這兒聚集。十月初七的晚上。已是到了嵩山松風院。老道長雲中鶴魏眞。襄陽一元觀當家梁興道。山東濟南府歐陽永明。西王母甘娘娘。和武進大悲庵圓宗師。天台普利寺當家玉面佛大化禪師。小輩人物。却有劉向于英。黃芸兒。



劉鴻采。六不和尙的師尊。太虛法師。在那初八的辰牌時刻。飄然到來。六不和尙和衆人拜見了老和尙。太虛法師手撫過腹的銀髻。笑道。夜游神解金雷。怙惡不悛。煞是可惱。蕭鳳鳴那孩子。又這般的不長進。也罷。老衲獨上三星觀走遭。先去點化他們兩個。若肯聽了老衲的話兒。改過從善。就好彼此免開殺戒。不傷天和了。魏真老道長笑道。大師慈悲太甚了。解金雷作惡多端。罪不容誅。這種人物。那裏還肯洗心改善呢。太虛法師搖着頭道。話兒不是這們說。待老衲去走遭。衆位在此候着。待老衲回來。六不和尙把頭亂點道。師尊只顧去。太虛法師便飄然出了祠堂。來到龍虎山脚下。三星觀門前。瞧那地勢好不險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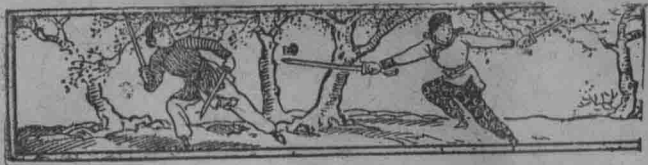
三星觀的兩扇大門。却關閉得緊緊騰騰。門上粘有一條尺來長黃紙。上面寫着本觀拜誦大羅金經。齋戒期內。謝絕香客。十二天。太虛法師瞧了。暗想解金雷關了廟門。禁止閒人進出。分明已是有了戒備。等候廝殺。當下在觀門上打了三下。不見有人到來開門。太虛法師哈哈大笑。身子一縱。飛越了七八丈高的圍牆。跳到觀中。見迎面便是玉皇大殿。殿前塑立王靈官。手執金鞭。惡狠狠殿堦鎮守。太虛法師合掌當胸。拜將下去。端端正正拜上九拜。站起身子。走上殿堦。踏到第七級石堦上。觸動機關。那尊王靈官。手中的金鞭。猛然打落。擦的聲響。中在太虛法師的光頭上。光頭上不見絲毫傷痕。那條鉄上裹金的鞭兒。却



折爲兩段。跌落在堦下。太虛法師微笑着。念上聲阿彌陀佛。道。要不是老衲。換了傍人。挨上這一下。眼見腦漿迸裂。便要送命了。說到這裏。舉起禪袍袖兒。在王靈官的塑像上。輕輕一拂。那尊型像。倒落堦下。跌成幾段。法師笑着道。神將在上。這不是老衲的無禮哇。說着。跨入大殿。這天三星觀中的機關。都已開上。所以太虛法師纔跨進大殿。左右兩傍。塑立的四天將。上首兩尊。一尊使口大刀。一尊舞動長槍。下首兩尊。一尊挺起方天戟。一尊掄動開山斧。望着太虛法師。刀砍槍挑。戟刺斧劈。同時齊上。法師口中唸着善哉善哉。舞動兩只大袖。那四天將頓時刀折槍斷。斧落戟飛。都成了赤手空拳。法師再一下子。四天將



的像兒。一尊尊躺倒在地。跌得頭落身斷。分成幾段。太虛法師意中想來。這樣的一鬧。定有人出來了。那知站立了片刻。依舊不見半個人影。太虛法師便高聲喊道。金雷觀主。快請上殿相見。老衲太虛在此。太虛喊上幾聲。上面那尊玉皇像中。原有解金雷的三徒兒。飛蝴蝶朱雲。在彼看守。太虛法師的一舉一動。他瞧得清楚。自知本領夠不上人家。不敢出外動手。此刻聽得太虛法師自稱太虛。在喊他的師尊。朱雲便從像底地道。飛奔逍遙宮。稟報解金雷。如此這般一說。金雷點頭道。原來他到了。蕭鳳鳴在傍聽得太虛兩字。早又變了面色道。他是六不和尙的師父。金雷點頭道。不錯。這位老和尚。在峨眉派中。却是尊上。



好人物。平日他不肯于預外事。此番倒也會相助那酒肉和尚。却是爲師的動敵。須得見他一遭。說着便走。出道遙宮。來到玉皇大殿上。見四天將王靈官都倒碎在地。太虛法師兀是手撫長髯。兩目四瞧。瞥見金雷上殿。早含了笑容。雙手合十道。觀主請了。金雷笑着還禮道。大師休得見怪。木偶無知。全仗機關指使。衝撞了大師。太虛哈哈笑道。觀主說那裏話來。老衲不知尊處的機關巧妙。竟失手毀掉。還得請觀主恕罪。金雷便邀太虛法師裏面坐茶。太虛隨着金雷來到三星殿側首。一座屋子裏面坐下。這座屋子喚做幻雲居。陳設得清虛沖淡。很是不俗。小道童送過香茗。金雷故意詢問太虛。此番到來。有何見示。太虛



笑道。觀主休得假作痴呆了。今天是什麼日期。金雷臉上微紅。道。如此說來。大師要和貧道見個高下嗎。太虛把頭兒亂搖道。非也非也。老衲此來。原是勸和。金雷點頭道。貧道願受大師調解。只恐六不大師不肯和貧道甘休吧。太虛道。只要觀主依得老衲兩件事。金雷詢問什麼事兒。太虛却要他拋棄了三星觀。隱入深山。修養身心。放出蕭鳳鳴。由六不和尙帶回留春洞。讓他悔過自新。這兩件事。解金雷那裏能依。當下冷笑了道。大師要貧道隱入深山不難。要把鳳鳴那孩子。交給六不大師。這却不能夠。太虛法師笑道。那是什麼意思。金雷沉下臉色道。鳳鳴到了他們的手中。那裏還有命活。太虛道。老衲但保鳳鳥不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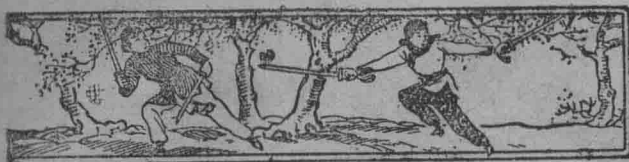
絲毫損傷。金雷只是搖頭不依。太虛笑道。觀主原是沒有誠意。辜負老衲一片好心。不要後悔莫及呢。金雷勃然道。不依便怎樣。你有本領。只顧獻來。太虛法師長歎一聲。起身待走。忽見金雷坐在椅上。連人帶椅。藏入牆中。幻雲居的門戶。頓時不見。室中的陳設。也盡行藏入牆內。室中空無一物。只剩太虛在着。太虛暗暗失笑。這種機關。祇能恐嚇婦人孩子。你們把門戶閉藏。有什麼用呢。正在找尋出路的當口。猛聽得頭頂上發出軋軋聲響。抬頭瞧視。上面業已露了碗口大一個穴兒。裏面噴出一股濃烈的白煙。煙味好不惡劣。換上尋常人物。嗅到這種白煙。便要暈倒。太虛法師却不來心上。沒多時候。一屋子盡是白煙。



太虛植立在濃煙裏面。哈哈大笑。口中吐出斗大一團紅光。在煙中飛舞。不消頓飯時刻。白煙盡行消滅。太虛更不延慢。戟指向着原看門戶的所在。喝聲疾。那團紅光。碰撞前去。震天動地。聲響。早坍去了半堵牆兒。露出了一座門戶。太虛奪門而出。來到三星殿上。高聲喊着老衲去也。化成劍光。飛回了林家祠堂。六不和尙等詢知一切。魏真老道長道。貧道早知解金雷不肯悔罪的呢。梁興道却對太虛道。師父怎不除了解金雷。却讓他逃去。太虛笑道。你們還不知爲師的早已不開殺戒嗎。此番到來。原是調解。調解不成。老衲也只得置身事外了。好在你們的能力。儘夠對付解金雷了。觀中機關不少。留神些須。就也無妨。



老衲可要告辭了。說完話。不待衆人挽留。化成劍光。自回峨嵋山去了。黃芸兒噉起了嘴兒道。太師父好沒頭腦。像解金雷。蕭鳳鳴這等人。殺上千千萬萬。也不罪過。什麼殺戒不殺戒呢。六不和尚打了個哈哈道。孩子休要囉囉。魏真笑道。待貧道先上三星觀。會會那個解金雷。劉鴻采在傍閃出道。弟子願隨同師父前去。魏老道點點頭兒。六不和尚也不攔阻。一任魏真師徒兩個先往。魏真師徒到了三星觀門前。飛越高牆。到了裏面。走上玉皇大殿。這時王靈官和四天將的塑像。都已移開。大殿正中。只有玉帝神像。高坐上面。兩傍分列着兩對金童玉女像。兒。躲在玉皇像中的飛蝴蝶朱雲。早瞥見了魏真師徒兩個。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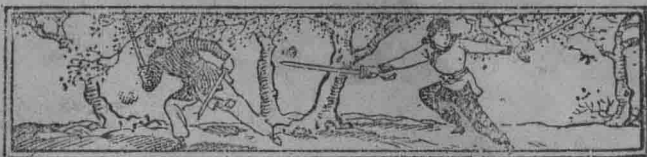
想方才那個老和尚太虛法師。本領高強。諒來這個老道士也。不是尋常人物。善者不來。來者不善。還是不要出去的好。魏真。劉鴻采見大殿上沒人。穿過大殿。來到殿後。那邊這時候已有兩名護法尊者。兩名大法師。在彼守候。一是風法師。一是雷法師。一是伏魔尊者徐平。一是驅邪尊者王尤。見魏真師徒到來。王光吆喝一聲。那裏來的惡道。留下姓名。魏真打了個稽首道。貧道嵩山魏真便是。王光又問你來幹麼。魏真掀髯笑道。要和解金雷見個高下。風法師怒吼一聲。掄動手中風火劍。先向魏真刺去。劉鴻采揚劍架住。雷法師擎着口八卦劍。望着魏真當頭落下。魏真哈哈大笑。把手中的塵尾。迎劍便拂。雷法師的劍。



便脫手飛去。伏魔尊者徐平把降魔杵望着魏真攔腰打來。驅魔尊者王光起金剛杵向魏真肩背落下。雙杵同到。魏真塵尾拂處。徐平降魔杵。王光金剛杵。雙雙脫手。雷法師口中喊聲。老道厲害。拔腿便跑。徐平王光跟着奔逃。風法師也虛晃一劍。追隨三人。逃向裏面去了。劉鴻采仗劍追去。給魏真喝住。鴻采憤然道。這種惡道。都是死有餘辜。怎的放他們逃去。魏真搖着頭道。逃不了。早晚都要送命。你若輕身進去。及中他們的機關。師徒兩個。邊走邊說。已是到了三星殿前。殿上却有降魔尊者潘三妙。鎮魔尊者高大年。護法靈官允通。助法靈官允常。四人在彼鎮守。見魏真師徒到來。潘三妙舞動七寶杵。高大年橫掃黃



金杵。允通使口三星劍。允常擊着昆吾劍。搶步上前。和魏真師徒動手。這些人那裏是魏真的對手。沒上片刻。一個個奔逃不迭。魏真師徒不去追趕。走入三星殿。劉鴻采觸動機關。殿上塑的南極仙翁那尊像兒。跨坐在下的梅花仙鹿。鹿嘴頓開。嗖嗖發。發出二十四條羽箭。望着鴻采身上飛來。鴻采急行閃避。左肩頭上。業已中上一箭。鴻采那裏在心上。用兩個手指。撮出肩上的箭兒。那裏知道。箭頭上塗有毒藥。中在人身上。雖不是見血封喉。可也能立刻昏迷。在十二小時裏面。不用解藥調治。性命也難保全。鴻采纔把箭兒拔出。猛覺一陣頭目昏眩。天搖地轉。站立不穩。跌倒在地。觸動翻板。板兒翻就。鴻采的身子。便望



下面翻去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魏真搶上前去。伸手揪住了鴻采腰間的杏黃腰索。望上提起的當兒。魏真脚下。也已觸動了機關。上面霍地壓下一塊干干闌板。魏真不及避開。便把頭兒高昂。迎着闌板頂去。闌板給他頂開了尺來高。魏真提了鴻采。跳出三星殿。魏真頭上的束髮玉釵。早給闌板壓成粉碎。魏真的髮兒。便成披散。魏真知道鴻采中上毒箭。沒瞧顧及髮兒。任他披散肩背。挾着劉鴻采。望外便跑。飛出三星觀。奔回林家祠堂。衆人見魏真披頭散髮。鴻采昏迷不醒的神情。都吃一驚。上前扶了鴻采。安頓在榻上。魏真把髮兒束好。說出前情。歐陽永明急在身邊摸出兩顆丸兒。交給徒兒劉向。命他把一丸用清水溶



開。搽在鴻采傷處。把一丸用酒化開。灌給鴻采吃下。劉向依言
治去。六不和尙把光頭亂晃道。這般瞧來。三星觀裏的機關。真
是不少。洒家倒要去見識見識了。歐陽永明道。師弟慢來。待咱
先去會上一會解金雷。六不和尙笑道。咱們這幾個人。分做了
幾批去。倒也有趣。歐陽永明點上點頭兒。望外便跑。劉向和于
英。替劉鴻采傷處敷上藥。又把鴻采牙關弄開。灌入藥液。沒多
時候。鴻采已是蘇醒回來。衆人知道不妨了。任鴻采養息身子。
劉向回到外面。聽說師父獨上三星觀去了。便對六不和尙道。
弟子也上三星觀走遭。相助師父。六不和尙把頭亂搖。道。不
得去不得。劉向那裏肯聽。忽忽走了。這時歐陽永明。已是到了



三星觀中。亂撞入內。恰和賈金雷的八徒兒啼花狼葉琪。六徒兒賽何郎李人傑。在百靈臺前相遇。永明却是爽利性兒。不問他們兩個姓名。是好是歹。使放出飛劍。去取葉李兩個的首級。胡李兩個。急急放出劍光。抵敵永明的劍術。何等厲害。胡抱冰李人傑。不是他的對手。一縱身。飛上百靈嵩臺。永明喝聲那重走。追上百靈臺。已是不見了兩人的影兒。但見正中有三座門戶。不知他們逃入那座門中去了。永明收了飛劍。望着正中門戶。走入。脚兒方才跨進。那扇門兒已是閉上。永明藝高胆大。不在心上。洒開大步。向前走去。曲曲折折。高高下下。走了頓飯時刻。兀是無窮無盡。可也沒有什麼險要機關。永明暗想這般未



下去。沒有趣味。便由原路退回。那知走了多時。再也走不到原處的入門所在。永明焦燥之下。放出劍光。在兩傍的牆上刺擊。原想攻開了牆兒。得條出路。那知左右上下。都似生鉄澆成的一般。任憑永明的飛劍厲害。竟不能攻破一絲隙兒。永明纔暗暗吃驚。只得在內亂撞走去。找尋出路。不知百靈臺上正中的門戶。機關名稱。喚做不到頭。便是一入此中。永無到頭的時候。陷入裏面。走得你筋疲力盡。至死方休。却是三星觀中最巧妙的機關所在。歐陽永明陷入此中。便似熱鍋上螞蟻。在裏面盤旋不停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七回

飛來紅索生情思祭劍 突垂青眼有心圖問鼎

話說歐陽永明被困在百靈臺不到頭的機關裏面。這時候劉向也已到了龍虎山脚下。三星觀附近。瞥見迎面來了一個道士。一個道姑。年紀都在廿六七歲左右。邊走邊說笑。情景兒很是輕薄。瞧料上去。不是止路人物。劉向身子閃入林中。那個道士却已瞥見。破口罵道。那裏來的野小子。敢在這兒鬼鬼祟祟。這道士也是夜遊神解金雷的徒兒。名列第八。人稱醉花狼的。胡抱冰和他同行的道姑。却是玉美人韓瑤子的遠房妹子韓梅貞。人稱賽夏姬的。便是他們兩個。方從三星觀走出。原是出



外幹事。抱冰行走之間。覺得有條人影閃入林中。他便罵了。劉向怎肯受他的辱罵。叱聲惡道。仗劍飛出樹林。抱冰梅貞。見是一個年輕漢子。梅貞笑着道。來者留下姓名。劉向高聲答道。你家少爺。姓劉名向。抱冰擰笑着道。你到來幹麼。劉向厲聲道。特來殺你們惡道的。梅貞呵呵笑道。好大的口氣。抱冰却拔出寶劍。望着劉向砍來。劉向還劍招架。兩人在山脚下廝殺。韓梅貞站着觀戰。見他們上手打了三十多個照面。不分勝負。梅貞在袍袖裏面。拿出一條飛紅八寶索子。望着劉向身上飛來。劉向早就防到梅貞暗算。時時留神在着。此刻見梅貞手兒揚處。便有道紅光飛來。當下一個箭步。跳出兩丈開外。劉向意中。這一



來定能避去的了。那知梅貞的這條飛紅八寶索子。練就的特別本領。這索子用軟牛筋做成。長有七丈開外。索上的紅色。全是人血渲染成的。索端有三十六枝短小的倒鬚鈎。都是純鋼練成。鈎尖十分銳利。發出的時候。敵人就是躲避。須得遠離七丈開外。纔能沒事。要是在七丈之內。便難脫逃。劉向和梅貞相離的遠度。本在二丈相近。跳避了兩丈開外。只有五丈相近。梅貞嬌喝聲着。手中一使勁兒。那條飛紅八寶索。本來只有二丈遠度。這時突向前發。堪堪五丈相近。劉向腳兒纔着地。八寶索上的倒鬚鈎。業已鈎入了劉向的肩背上面。應着梅貞的聲兒。跌倒在地。抱冰躍上前去。舉劍便砍。梅貞急喊劍下留情。抱冰



呆上一呆。劉向已是跳起身子。梅貞笑着喝道。你給姑姑躺下。手中的八寶索震動之際。劉向竟又跌倒。這是梅貞從小練就的功夫。劉向跌了下去。很覺託異。這時抱冰把劉向踹住在脚下。梅貞奔上前來。把劉向手中的寶劍奪去。便把八寶索縛了劉向的手脚。抱冰詢問梅貞。爲什麼不讓愚兄殺死梅貞。笑道。你好糊塗。咱們出外幹麼。抱冰哦了聲道。賢妹待把他充數嗎。梅貞點了點頭兒。原來抱冰和梅貞。奉了金雷的命兒。出外捉取四名童男。祭他的神劍。梅貞的眼光何等尖銳。他早已瞧出劉向是個尙未破身的童男。抱冰笑道。他自來送死。咱們先把他送交師父。再拿三個好了。梅貞道。姑姑瞧來。這人元氣充足。



一個兒夠抵四個呢。劉向却不知他們說些什麼一個四個。破口大罵道。少爺被擒。要殺便殺。不用多言。梅貞抱冰相視一笑。兩人把劉向拾起。來到三星觀。走入逍遙宮。解金雷把劉向詰問之下。知道他是歐陽永明的徒兒。笑着對抱冰梅貞道。你們不必再到外面去了。有了此人。是抵尋常童男四個呢。梅貞笑向抱冰道。是嗎。姑姑早就知道了。抱冰邊點頭。邊問金雷道。既是如此。師父就好祭劍。金雷命抱冰梅貞。把劉向綁上三星殿。聽候爲師的動手。抱冰梅貞奉命出外。金雷召集了觀中的三十六名法師。四十九位護法尊者。二十四個法官。十二個徒弟。和合觀道衆。齊上三星殿。金雷換了法服。雙手捧着他的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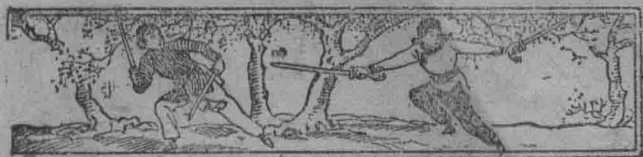
劍到了三星殿。把劍供在三星像前的供桌上。面爐中添上好香。桌前高點明燭。道衆打動法器。金雷禮拜像前。餘人也俯伏在地。殿上靜悄悄。移雀無聲。劉向被綁柱上。睜圓了兩眼。瞧他們搗鬼。明知性命危在頃刻。心如刀割。暗想師父先時到來。怎的不見。難道也中了機關。給惡道傷害了嗎。劉向胡亂想着。猛給一聲清磬震動。抬頭瞧視。只見金雷業已站起身子。有兩個小道士走上前來。一個手中捧了個盤兒。一個手中拿着口尖刀。拿刀的道童到了劉向近身。把尖刀啣在口中。先把劉向的衣襟鬆開。露出了心口。捧盤的道童屈着一膝。跪在地上。把盤兒擎起。湊在劉向心腔下面。那個道童已把尖刀拿在手中。揎



起了袍袖。眼瞧着金雷。候他命下。便要動手。金雷容顏肅然的對着劉向道。道爺用你心血祭劍。合該你的倖運。日後道爺的神劍。題名向劍。你雖一死。名兒永傳後世。可也死得不冤了。劉向恨恨的罵道。惡道哇。惡道哇。少爺一死。沒有什麼希望。你的狗命。可想活得久嗎。解金雷疾步走到供桌跟前。雙手捧起劍兒。陰惻惻的喊了開刀兩字。小道童霍地回身。擎起尖刀。望着劉向心腔便刺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刀尖快到心口。外面奔進一人。腿兒飛處。把小道童踢倒在地。劉向一瞧。却是師叔梁興道。解金雷也認識興道。冷笑了道。你也敢到三星觀猖狂嗎。話聲未了。三十六名法師。四十九位護法尊者。二十四個法官。十二個



徒兒紛紛上前動手。興道原是獨身來的。那裏能對付這些人。手知道不妙。顧不得劉向死活。只得化成劍光。逃出了三星觀。自回林家宗祠報告。解金雷見興道逃去。不禁哈哈大笑。回頭一瞧。却又勃然大怒。原來綁在柱上的劉向。不知怎的給人救了去。只剩牛筋索子。委脫在地。衆人面面相覷。做聲不得。蕭鳳鳴却道。梁興道只是孤身逃去。那劉向定是趁咱們不防。掙去索子。逃入裏面去了。金雷聽着。覺得有理。便命衆人分頭尋找。搜遍各處。不見劉向影兒。金雷憤怒之下。便把觀中的兩個十四歲的小道童。殺了祭劍。他却沒有知道這兩個道童。早已不是童身。都給他寵婦閻翠蓮破了身了。這閻翠蓮。長得十分嬌。



艷。生性却也十分淫蕩。金雷把他萬分寵愛。任他意所欲爲。從
不干涉。翠蓮的本領。却也不弱。他的父親。因角老人。閔白。原是
白蓮教餘孽。翠蓮在閔白生前。學得不少邪術。劉向被綁柱上。
忽地失蹤。並非外人到來相救。原是翠蓮瞧上了劉向。用着隱
身符術。趁道衆和梁興道廝殺混亂的當口。悄悄的把劉向鬆
綁。挾進了他的秘密機關裏面。這座機關。喚做留香苑。閔翠蓮
宣淫作樂。就在此處。劉向到了裏面。見屋中的陳設。恰似大家
閨秀的寢室一般。屋中又溫煖得異乎尋常。芬芳馥郁的香味。
一陣陣不絕的吸收入鼻。心上正在不解。怎會到了這裏來。忽
聽得有人在身後噙的聲笑。劉向回頭瞧視。纔見身後站立了



嬌滴滴的一個少婦。身上穿着繡金花的紅緞袄兒。腰間束着一條藍縐白穗兒的大汗巾。下穿杏黃褲兒。紅緞弓鞋。青羅袜子。三寸來大小一雙尖銳金蓮。頭上青絲綰成了鴛鴦髻兒。眉呈三春秀色。目含九秋柔波。喜孜孜銀齒微露。端的十分妖艷。這少婦便是閔翠蓮。這時他已把隱身符兒揭去。劉向纔能瞧見。劉向暗想這婦人是人是鬼。把咱相救。咱怎的先時不見他的人影。劉向呆呆瞧了翠蓮發怔。翠蓮嬌笑着道。公子休驚。到了這裏。沒人能來的了。劉向急道。相救咱的可就是……翠蓮接口道。不錯。便是奴家。劉回便稱翠蓮恩姊。要他放出三星觀。翠蓮頭兒微搖道。公子不要心急。這時候。他們正在尋找得嚴。



密。怎能出外。須得待上一二天。他們防守懈了。纔能脫離險地呢。劉向點頭道。恩姊的話兒雖是。但恐有人到來。撞見了咱。反要累及恩姊。翠蓮把劉向的臂兒拉了道。公子坐罷。這兒是奴家的臥房。那一個敢來混撞。翠蓮說着。拉了劉向。一同在榻沿坐下。劉向覺得不雅。待挨坐椅上。却給翠蓮按住了道。公子。到這時候。不用避什麼嫌疑了。在這一二天內。不要說同坐一處。還得同睡一處呢。你不見這兒祇有一張睡榻嗎。翠蓮說着。這幾句話兒。紅生兩頓模樣兒。好不動人。劉向却正色道。這可不能。翠蓮笑道。公子說不能。便不能。奴家原是一片好心呢。劉向道。這們辦罷。就請恩姊指點出路。咱便去了。留在這兒。反恐累



及恩姊。翠蓮道。奴家早已和公子說了。這裏沒人敢來。劉向問道。恩姊是解金雷的什麼人。却在這兒居住。翠蓮佯稱和金雷的妹子。是結義姊妹。給金雷擄在此間。軟禁住了。不能外出。劉向面現託色道。恩姊有本領。把咱救走。怎的自身反不能脫逃呢。劉向這兩句話兒。險些把翠蓮問得無言可答。翠蓮頓了頓口道。公子只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奴家給解金雷污辱了身體。此仇永世不忘的了。憑着奴家的隱身法術。原能逃出三星觀。只是解金雷的仇恨。尙沒報去。那裏便肯甘心。纔屈留此間。待得間報了仇恨。方肯離此他去呢。獨恨解金雷這惡賊。很是狡猾。奴家竟一時無從下手咧。翠蓮說着。裝做滿臉怒容。劉向給他



一席哄話說得十分深信。便道原來如此。在這時候。忽有一個小道童。在榻後壁中走出道。觀主要來了。翠蓮慌忙拉了劉向。走到一座櫥兒面前。把櫥門開了。喚劉向躲入櫥中。把櫥門閉上。劉向身入櫥中。纔知這口櫥原是空的。櫥門上有鏤空的花紋在着。透通氣兒。劉向便屏息靜氣的從鏤空的所在。向外面瞧看。沒多時候。只見解金雷從壁上機關門中走出。這時的聞翠蓮。却和衣睡在榻上。金雷在榻沿坐下。伸手在翠蓮的嬌臉上。撫了一下道。好人。怎的睡了。翠蓮繃了雙眉。嬌嗔着道。奴的頭腦疼得很呢。爺別來鬧罷。金雷笑着起立道。好好兒睡罷。咱晚上來可好。翠蓮搖着頭道。晚上也不要來。讓奴安穩過幾天。



爺美人兒多着呢。金雷哈哈笑道。便就去了。劉向在櫥中瞧了。恨不能跳出櫥兒。把他殺死。翠蓮見金雷已去。欣然下榻。把櫥門開了。劉向跨出了櫥。翠蓮攜了劉向的手兒。仍在榻沿坐下。翠蓮笑着道。這個惡道。給奴哄信了。早晚他的性命。在奴手中呢。劉向點頭道。便是咱到這兒來。也是要他的性命。翠蓮笑道。公子好大胆。一個兒來的嗎。劉向給翠蓮一提。却想起了師父歐陽永明。不知生死如何。便問翠蓮道。恩姊可知道。今天除了咱。觀中有什麼外人。拿到和殺死。翠蓮笑道。今天先有一個老和尚太虛。被困在幻雲居。給他逃去。後來又來一個老道士。一個中年道士。在三星殿上。中年道士中箭受傷。給老道士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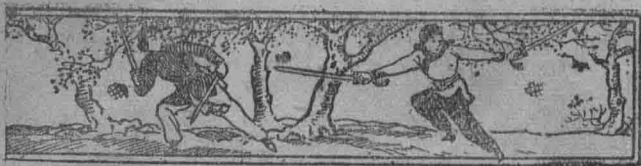
跑掉。在公子之前。尙有個五十開外的老頭兒。給他們誘上百靈臺。被困在不到頭裏面。除了此人之外。却沒有人了。劉向聽着。便知被困在百靈臺上的人。定是師父歐陽永明了。只不知不到頭是什麼機關。向翠蓮詰問。纔知不到頭的厲害。心上很是着慌。就求翠蓮設法救出他的師父。翠蓮點着頭道。奴能依得公子。公子可也依奴的話兒。劉向急道。依得依得。翠蓮喜上眉稍了道。真的嗎。今天晚上。公子便得依奴同睡一榻。劉向沉吟了道。依也依得。恩姊先須釋放了咱的師父。翠蓮點頭說好。喚劉向依舊躲在櫥中。翠蓮把櫥門鎖上了。他便出留香苑。來到百靈台前。只見醉花狼胡抱冰。賽何郎李人傑。仗劍守在台



下。翠蓮眉頭微縐。計上心來。招手向二人道。你們來。抱冰和人傑。飛也似奔到。翠蓮笑着道。奴房外有個奸細躲着。你們去瞧瞧是誰。胡李兩個。應上一聲。仗劍便跑。翠蓮就奔到臺下。在第七根柱子上。有個鐵環。翠蓮伸手。在鐵環上用力一拉。回身便跑。不到頭機關裏面的歐陽永明。奔走了多時。不見出路。正在心焦神亂。惱怒異常。猛聞軋軋幾聲響。望到前面。已有門戶開着。不禁大喜。一連幾躍。早就逃出了不到頭。身在百靈台上了。永明知道這座三星觀。不是一人的能力。便好攻破。且回林家祠堂。邀了家人。一同前來。當下不再延遲。化成劍光。飛出三星觀。來到林家祠堂。却不見半個人影。走入裏面。只有劉鴻采躺



在榻上養息。鴻采見了永明。詢問劉向。可是同來。永明呆上呆道。沒有。他們都上那兒去了。鴻采說出一番話。永明纔知梁興道曾到三星觀。相救劉向。不敵他們人多。化劍逃回。邀同六不和尚。魏真老道長。大化禪師。甘娘娘。圓宗師。太于英。黃芸兒。趕上三星觀去了。永明防劉向遇害。萬分着慌。便道。咱也去了。說道。仍化劍光。飛向三星觀。醉花狼胡抱冰。賽何郎。李人傑。受了翠蓮的哄。奔到留香苑外面。找尋了一回。不見什麼好細。翠蓮已是奔回。故意問他們。瞧見沒有。胡李說道。沒有。翠蓮道。定是溜去了。你們快上他處找罷。胡李兩個。回到百靈台前。只見台上站着一個仗劍少女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八回

誤上醉紅樓。芸兒胆破。巧遇流霞閣。金雷與酣。

話說醉花狼胡抱冰。養何郎李人傑。回到百靈臺前。瞥見臺上站着個年輕少女。手擎寶劍。模樣兒很是斌媚。抱冰笑着道。咱們拿住了雌兒。樂上一樂也好。人傑點頭。兩人飛身上了百靈臺。臺上的少女。原是黃芸兒。他隨着六不和尚彭啓雷。梁興道。雲中鶴魏真。玉面佛大化禪師。甘娘娘。圓宗師太。于英。來到三星觀。他們八個。分做四起。六不和尚。于英。從前面進觀。梁興道。魏真。從左首進觀。甘娘娘。圓宗師太。從右首進觀。黃芸兒。和大化禪師。從後面進觀。到了裏面。三星觀最後一進的殿。却是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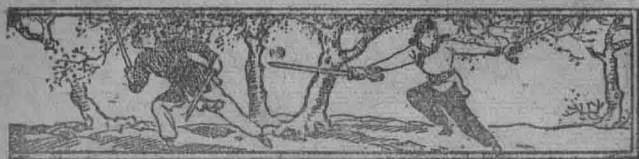
宿殿。殿上本有除魔尊者左法通。縛魔尊者冷耐霜。火法師。電法師。四人鎮守在彼。這時却不在殿上。黃芸兒隨着大化禪師踏進星宿殿。觸動機關。殿中六十尊星宿像兒。全行活動。四面圍上前來。手中都是長鈎套索。望着他們兩個。亂鈎亂套。芸兒大化舞劍抵敵。究竟是機關木偶。那裏能像活人般靈動。給大化打倒了十來尊。芸兒砍壞了三四尊。打出一條路。跳出星宿殿。迎面來了除魔尊者左法通。縛魔尊者冷耐霜。攔住去路。大化禪師放出飛劍。左法通冷耐霜撒腿便逃。大化指劍追趕。飛蝴蝶朱雲恰到。見左冷危急。便於出飛劍抵住大化的劍光。芸兒一個兒向前。纔到了百靈臺前。跳上臺察看。見有三重門戶。遲



疑着不敢輕進。此刻見李人傑胡抱冰仗劍登臺。知道不是善良之輩。嬌叱聲看劍。抱冰舉劍招架。笑着道。看你的雙股劍。纔有興兒。芸兒大怒。手中口劍。舞動如電。人傑上前相助。芸兒力敵二人。毫無怯色。沒上片刻。人傑喊着。了頭好厲害。和抱冰逃入左首門內。抱冰邊跑邊道。了頭休來追趕。免得獻出你的雙股劍。芸兒咬着銀牙。仗劍向門內追入。抱冰人傑。暗暗心喜。芸兒憤怒之下。不顧利害。輕身冒險。不知這座機關。喚做倒蓮花。直通逍遙宮。芸兒踏入倒蓮花門戶。只見地下的磚兒。都是砌成蓮花形式。兩傍的壁上。繪着綠色荷葉。抱冰人傑。沒有傷害芸兒性命的心意。不將機關按動。却要把芸兒引入逍遙宮。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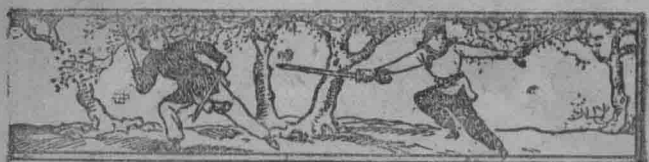
他們淫樂。換上他人。踏入倒蓮花。他們早就按動機關。地下的磚蓮花。盡變活動。翻身跌下。便要送命。芸兒不知底細。緊緊追趕人傑抱冰。他們引着芸兒。穿過倒蓮花。繞出飛魂閣。經過閻王殿。轉入風火館。這些地方。都是三星觀裏的險惡機關。芸兒一路追去。不見危險。胆兒更大。怒忽忽向前。定要殺死人傑抱冰。那裏知道。已是中了他們的計兒。直到了逍遙宮中。這逍遙宮的面積很大。分成好幾座房屋。便是閔翠蓮所住的留香苑。也是逍遙宮中的一部分。人傑抱冰。把芸兒引入逍遙宮中的醉紅樓上。他們纔隱入機關。按動消息。芸兒跨入醉紅樓。忽地不見了他們兩個的人影。心知有異。急待退出。門戶早已不見。



芸兒暗暗吃驚。留神察看。不禁羞得滿面通紅。原來四圍壁上。都是繪成的三十六宮春色圖。一幅幅栩栩若活。芸兒又羞又恨之間。忽聽得有人笑着道。了頭少爺在這兒。芸兒尋聲瞧去。只見左首靠壁。有只很精緻的大床。羅帳低垂。却有個腦袋露出在帳門中間。含着笑容。正是胡抱冰。芸兒躍上前去。抱冰一縮脖子。躲入帳中。芸兒把寶劍挑開帳門。瞧到床上。不見有人。知道床上藏置機關。防中奸計。忙身子倒退幾步。冷不防脚下站立的所在。突然下陷。兩個洞兒。芸兒急待跳起。業已不及。雙足陷入洞中。竟被緊緊收住。芸兒慌將劍兒掘動。被收之處。抱冰和人傑。早從機關中奔出。笑着道。了頭快獻雙股劍來。芸兒



暗想給他們拿住。定要受他們污辱。倒不如自盡了乾淨。把寶劍望着喉間便刎。抱冰早到近前。搶住了芸兒執劍手腕。人傑笑着喊聲放手。手指兒在芸兒脉門上輕輕一點。芸兒手中的劍便脫手落下。抱冰人傑相視一笑。各搶芸兒一臂。彎向背後。把索子緊結。抱冰抱了芸兒的纖腰。人傑按動壁上機關。芸兒脚下的陷穴鬆開。抱冰把芸兒搜上大床。觸動床上機關。飛出幾條鉄手。把芸兒緊緊接住。再也不能動彈。芸兒破口大罵。人傑抱冰毫不動怒。兩人却搶着要佔頭籌。相持不下。人傑低聲笑道。這們辦罷。咱們兩口劍。放在一處。詢問那雌兒。願意死在那口劍上。雌兒若說死在你的劍上。就讓你佔頭籌。若說死在



咱的劍上。就讓咱佔頭籌。這法兒再公允也沒有了。抱冰笑道。虧你想的好主意。當下他們走近床前。芸兒又氣又急。罵道。要殺便殺。抱冰笑道。本要殺你了。了頭你說。願意死在那口劍上。芸兒恨恨的道。姑娘只知一死罷了。任憑你們用那口劍殺來。就是抱冰瞧了人傑一眼。人傑擰笑着道。了頭你要爽利說上一聲。不說時莫怪咱們兩個要你獻出雙股劍了。芸兒受上人傑一逼。暗想真個出乖露醜。還是早死的爽快。瞧抱冰手中的兩口劍。一是黃穗兒。一是綠穗兒。便恨恨的道。休得囉嗦。快把黃穗兒殺了姑娘。芸兒此語一出。抱冰心花怒放。人傑笑着道。便宜了你罷。說着。拿了他的綠穗兒。隱入機關。抱冰把劍



兒放在床前。只見黃芸兒閉上雙目待死。抱冰哈哈笑着道。姑娘休得驚慌。咱醉花狼胡抱冰。生平憐香惜玉。到處有名。怎肯讓姑娘喪命在青鋒之下。芸兒聽了這幾句話。不禁大大吃驚。可是身子動彈不得。雙手被索緊縛。絲毫沒法抵抗。睜圓了杏目。厲聲罵道。姑娘願意一死。淫賊休得無禮。芸兒這種話兒。說同不說。抱冰兩支手。早來解去了。芸兒腰間的束帶。鬆開了。芸兒的緊身小袄。襯裏衫兒。露出了裏面的水紅兜胸。映着雪膚。嬌滴滴越顯紅白。抱冰哈哈一笑道。姑娘雙股劍可要獻給胡某了。說着。雙手便褪芸兒小衣。芸兒氣急攻心。只喊得一聲惡賊。雙眼反插。暈了過去。抱冰纒着眉兒。自言自語道。這可乏味。



了。沉吟之下。伸手在芸兒胸間撫摩了一回。芸兒漸漸蘇醒。淚如雨下。抱冰却再也不去顧他了。轉眼之間。芸兒的小衣。已給抱冰褪至膝下。不能再向下褪。只因有兩條鐵手。在芸兒的小膀上按住。須得鬆去鐵手。纔好分開芸兒雙股。鬆去小衣。抱冰按動機關。那兩條鐵手。即便縮去。芸兒這時神志已清。覺得小膀上一鬆。雙足便能活動。抱冰慾火正熾。却沒有防到。纔把芸兒小衣脫去。芸兒猛飛一脚。踢中了抱冰眉心。芸兒腳上的鞋尖。原是包藏鋼片。抱冰挨打一脚。眉心立成一洞。鮮血直噴。抱冰啊喲一聲。跌倒在地。重行扒起。殺心頓生。拾了地上的劍。兒。望着芸兒惡狠狠道。了頭不受。少爺抬舉嗎。說着。把劍尖兒



向芸兒玉戶刺去。叮噹聲響。抱冰的劍兒脫手。那張機關床上。憑空多了一僧一尼。抱冰驚得呆了。芸兒却已瞧清楚。來的便是六不和尙彭啓雷。和圓宗師太。圓宗一躍下牀。舉劍望抱冰便砍。抱冰手中沒有傢伙。張口吐出飛劍。六不和尙打了個哈哈。腦門飛出一股金光。抱冰的飛劍給金光罩處。便即消滅。抱冰知道不妙。待逃入機關。金光業已落到頂門。抱冰頓刻跌翻在地。身首分離。六不和尙按動牀上機關。芸兒身上的鐵手。盡行縮入。芸兒翻身坐起。圓宗師太把劍兒挑斷了芸兒手上的索子。芸兒忙把小衣穿上。結束下牀。臉兒掙得通紅了道。不是兩位大師相救。咱早送去了性命。圓宗師太道。貧尼若不是六



不大師相救得快。險些給淫賊玷污。原來圓宗師太和甘娘娘從右首飛入三星觀。在老君殿上。遇見了保法靈官趙丙申。執法靈官石三元。戮魔尊者金揚。煉魔尊者孔益君。這四個人。本領雖很厲害。甘娘娘圓宗師太上前動手。却不夠抵擋。石三元打個暗號。縱身齊行。跳上供桌。躲入機關。甘娘娘和圓宗師太也跳上供桌。桌面望下一翻。兩人翻落地窟。原是實地。並無陷穿。絲毫沒受損傷。兩人一躍而起。向前走了三四十步路。見兩面壁上。都有門戶在着。甘娘娘對圓宗師太道。咱們兩個分路前去。圓宗點頭說好。甘娘娘向左壁門戶走入。圓宗師太向右壁門戶走入。圓宗見是一條甬道。直通前面。走到盡頭。見壁上



掛有一幅圖兒。上面畫着呂純陽酒醉黃鶴樓。知有機關藏着。留神察看。見圖上有頭飛鶴。鶴嘴啣着一顆紅練。粗看那顆珠兒。恰似畫在上面。細瞧時便能察出。原是真的一顆珠兒。隱隱凸出畫上一二分。圓宗便把劍尖在紅珠上輕輕點上一點。那顆紅珠。應手陷入裏面。耳邊一陣鈴聲響亮。那幅圖兒。便向上移。露出了一座門戶。圓宗走入裏面。瞥見兩個小道童。站立左右。圓宗舉劍待劈。見小道童站着不動。仔細察看。原是蠟爲人面木做。身體的假人。圓宗暗暗失笑。便也不去劈他。這是圓宗師太的倖運。換上粗莽脚色。疑做真人。只要觸動木道童。便有毒箭在上下左右飛出。中在身上。就得送命。這機關的名稱。喚



做飛蝗道。圓宗師太沒知底細。仍向前進。到飛蝗道盡頭處。順手轉個灣兒。見有一條木梯。約有十來級步子。直通上面。圓宗師太一縱身。跳到上面樓頭。要是緣梯而上。踏到第三級梯步。觸動機關。梯兒立倒。翻落下方。却是二三十丈深的土坑。坑底植立刀尖。跌下去時。任憑一等英雄。也要筋折骨斷。這機關名稱喚做亂刀林。圓宗師太兩次倖脫危機。到了上面。見是一間臥室。床舖桌椅。很是整齊。却沒路可通他處。留神尋找。發見一口衣櫥裏面。有門戶。能通隔室。圓宗師太跨入櫥中。走到隔室。却是空蕩蕩一間屋子。迎面壁上。掛有一個小木魚。圓宗覺得託異。把劍尖在小木魚上打上幾下。忽地軋軋聲響。壁上現出



門戶。原有個小道童在那面執管啓閉機關的職兒。木魚聲響。却是他們的暗號。圓宗師太無意間叩動木魚。小道童疑是自家。人來了。開啓機關門。見了圓宗師太。急待關閉。給圓宗寶劍揮處。砍倒在地。走入裏面。這所在已是逍遙宮範圍之內。這座屋子名稱喚做流霞閣。原爲夜游神解金雷專破處女貞操的場所。圓宗見屋中陳設十分精緻。四圍壁上。盡幃錦繡。地上鋪有潔白如雪的柔綿。踏在上面。很是舒適。正中安排着一張奇異古怪的東西。又不像椅兒。又不像榻兒。一頭稍高。一頭低下。面上磨雕得。很是光滑。漆着朱紅漆兒。十分觸目。下面又是六只脚兒。支持在着。圓宗瞧了。正在不解之間。驀見一幅錦幃。掀



處。跨出一人。懷中抱了個赤裸裸的少女。正是三星觀的觀主。夜游神解金雷。金雷見了圓宗師太。把懷中的少女。丟在地下。哈哈笑着道。有幸有幸。想不到姑姑仙駕下臨。圓宗師太喝聲。淫賊。放出飛劍。金雷張口吐劍。抵住廝殺。論劍術本領。金雷原在圓宗之上。因此不到頓飯時刻。圓宗的劍光。漸漸縮小。圓宗知道不是金雷對手。正待退出。金雷喝聲疾。劍光化成一片丈餘白光。把圓宗圍在劍光裏面。却不傷圓宗性命。圓宗可也不能脫身逃去。被困在劍光裏面。很是着慌。這時圓宗的劍光。已是縮成螢火般了。金雷哈哈笑着。把地上的少女。放上非椅。非榻的上面。噼噼幾聲響。下面伸上兩條腳兒。竟會鈎住了少女。



的雙脚。向左右分開。那少女面無人色。淚溶眼角。金雷笑道對圓宗師太道。姑姑莫笑。貧道無禮。說着跨登非椅非榻的怪東西上。圓宗見金雷竟當了他的面前。公然宣淫。只恨不能上前把他殺死。救那少女。便閉上雙目。背轉身子。耳邊廂但聽得少女慘叫一聲。金雷却哈哈大笑。那笑聲好不惡毒。圓宗聽了。渾身寒栗。忙把雙手掩了耳朵。沒多時候。冷不防金雷擗到圓宗身後。雙手抱住了圓宗的腰兒。道。姑姑。貧道得罪了。說着抱了圓宗。向那非椅非榻的跟前走去。圓宗奮力掙扎。無奈纖腰。給金雷緊緊抱住。恍如束了鐵箍。休想掙脫。瞧那少女。却倒在地。下業已委頓不堪。似乎死去了一般。圓宗又恨又急之間。身子



已給金雷按倒在那非榻非椅的上面。綳的聲響。圓宗束在禪袍外面的黃索。早給金雷拉斷。轉眼之間。圓宗師太身上的障礙。盡給金雷除去。這具奇異古怪的臥具。煞是惡毒。只要身子着在上面。便會吸住一般。絲毫不能動彈。這時圓宗師太的一雙腳兒。也給下面伸起的兩只腳兒鉤個緊緊。向左右高高地分開。金雷笑着道。貧道爲了姑姑。前番特上白衣庵。原想和姑姑成就好事。偏給老厭物甘娘娘。和貧道翻臉。沒有成事。想不到姑姑今天送上門來。真是貧道艷福不淺呢。金雷說完這幾句話兒。公然猴上身來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滿園春色逍遙宮裏逍遙 一片痴心留香苑中留香

話說女尼圓宗在流霞閣上。被夜游神解金雷按倒在機關椅上。圓宗身上的障礙物。都給金雷除去。金雷欣欣得意。猴身上去。外面嘍的聲。飛進了六不和尙彭啓雷。金雷就是色胆如天。大在這時候。強敵當前。也只得按下慾念。拋棄了圓宗。放出劍光。直取六不和尙。六不一晃光頭。腦門上飛起金光。金雷在那機關椅前。身子微閃之間。已是隱入機關。六不和尙先把機關椅上的圓宗師太設法救下。圓宗結束停當。稱謝了六不一。便一同走出流霞閣。圓宗在前。六不在後。來到紫薇宮前。那解金雷



業已穿着了道袍。惡狠狠趕到。六不和尙唔呀一聲道。老道你又來了。金光早又向金雷頂門上飛下。金雷吐劍光抵住。約有頓飯時刻。聽得人聲雜亂。喊着仙娘死了。快報觀主。金雷聽着。心上很急。身子退入紫薇宮。伸手在門上一按。身子望下陷落。人便不見。六不和尙笑向圓宗道。這惡道死了。老娘奔喪去啦。圓宗笑道。六知仙娘是誰。怎會死在這時候。兩人說着。一同走入紫薇宮。撞見了賽夏姬韓梅貞。梅貞不知道六不的厲害。劈口罵道。那裏來的一對雌雄禿驢。六不和尙哈哈大笑道。來來來。洒家和你結個歡喜緣。梅貞啐了一聲。舉劍望着六不和尙光頭便砍。六不和尙儘不躲避。梅貞的劍落到光頭上面。嚓的聲



響。劍兒折爲兩段。梅貞虎口震麻。纔知和尚厲害。回頭待跑。六不和尙一躍上前。破袖兒在梅貞背上輕拂下子。梅貞跌翻在地。圓宗師太舉劍砍去。立分兩段。兩人走出紫薇宮。相近梅花院時。圓宗師太脚下一軟。中了機關。翻身跌將下去。六不和尙追隨跳落。伸手抓住圓宗肩頭。堪堪離地尺來高。下面却是一口深池。池水都含毒質。落入此中的人。沾上毒水。便要皮焦肉爛。說是遲。那時快。六不和圓宗將着水面時。啓雷喝聲起。雙脚在水面上輕輕一點。抓了圓宗。跳到上面。只因勢兒太猛。衝上前去。衝破了上面屋頂。纔得收住勢兒。把脚步站定。恰好到了醉紅樓的隔牆裏面。這時賽何郎李人傑。正把身子伏在機關



床後向外暗瞧胡抱冰擺佈黃芸兒不成。反給芸兒跌破了眉
心。人傑暗暗失笑。猛聞一聲巨響。回頭見來了一僧一尼。吃驚
之間。六和尚早放金光。把人傑殺死。和圓宗跳入機關床。恰
好抱冰要殺芸兒的當口。圓宗急把劍兒用力格去。抱冰的劍
兒。六和尚用金光殺了胡抱冰。救下黃芸兒。同出醉紅樓。撞
到風火館。芸兒誤踏風火卦機關。館中頓刻四圍發火。六不和
尚左手挾了黃芸兒。右手挾了圓宗師太。衝破風火館屋頂。脫
離險地。芸兒已是燒去了不少青絲。六不和圓宗兩個光頭。沒
受損傷。三人相顧一笑。跳落平地。見前面有條甬道。便向前奔
去。在盡頭處。遇見解金雷。名列第九的徒兒。採花狐史芳。和他



的二師兄拜紅粧季凡人。史芳高喊道。好和尚。你一個兒玩了娘兒們師姑子兩個嗎。芸兒大怒。正待上前動手。六不和尙笑着道。該死的畜生。腦門業已金光飛起。史芳季凡人放出飛劍抵敵。金光飛到。飛劍無踪。兩個淫賊的一雙腦袋。也同時滾落。屍身倒地。六不和圓宗芸兒重向前進。來到一處屋中。只見三四十名裸女。擁着蕭鳳鳴。正在調笑。鳳鳴見了六不和尙。頓似霹靂當頭。臉如土色。虧他機警。在地上一個打滾。滾到壁下。按動機關逃去。芸兒待進入機關。給六不阻住道。他逃不掉。留他多活些時辰罷。那羣裸女。一個個跪伏在地。苦苦哀求饒命。六不和尙喚他們快快穿上衣褲逃生。那般裸女同聲道。這兒四



圍都是機關。我們怎能逃出。還求大師父相救。六不和尚一晃光頭道。你們穿上衣褲。在此等候。不要他去。傍刻洒家送你們出外。裸女同聲稱謝。爭先穿着衣褲。六不和尚歎了聲道。金雷造孽不淺。此番決不讓他活命。免得荼毒婦女。說着和芸兒圓宗退到屋外。到甬道跟前。忽見左壁露出門戶。六不搶先入內。只見又是一座精緻的屋子。這座屋子。便是解金雷燕息之處。的逍遙宮。裏面也有三四十名裸女。一個個偃臥在雉白絨兒的地毯上。見了六不。都失驚打怪的喊叫起來。六不和尚把頭亂搖道。你們快把衣褲穿上。今天亥牌時分。這座三星觀。便要化成平地了。這羣裸女。聽了這幾句話兒。變貌變色。似信不信。



芸兒恨恨的道。你們怎的不要臉兒。再不把衣褲穿上。姑娘請
你們吃劍了。這羣裸女。纔忙着穿着衣褲。六不和尙把屋中陳
設。打個乾淨。一路打去。在飛魂閣前。恰和雲中鶴老道長魏真。
劉向相遇。六不和尙笑拍劉向肩兒道。孩子好。好孩子。芸兒却
道。聽說你給惡道擒住。要殺了祭劍。怎得沒事。劉向道。這時不
是談話的當口。咱們還得找尋惡道。解金雷。淫賊蕭鳳鳴。咧。六
不點頭。說是繞出飛魂閣。找尋金雷鳳鳴兩個主犯。做書人少
不得趁此當口。把劉向的事。補叙明白。免得閱者莫明其妙。閒
話休多。書歸正傳。且說劉向在留香苑中。聽那閔翠蓮說了百
靈台上不到頭機關裏面。有個五十開外的老頭兒。被困。知道



除了他的師父歐陽永明。沒有第二個人。便要翠蓮設法相救。翠蓮依了他的話兒。哄開賓何郎李人傑。醉花狼胡抱冰。把不到頭機關中的歐陽永明放去。這些情節。前書都已表過。只說翠蓮回到留香苑。把衣櫥中的劉向放出。笑着道。公子寬心。不到頭中的老頭兒。奴已替公子放走了。今天晚上公子可要和奴同睡一榻的呢。劉向勉強點頭。翠蓮却故作羞態道。不是奴家沒廉恥。公子須要明白。一來觀中盤查嚴密。今天公子休想能走。二則奴是殘花了。也顧不得許多。但願殺了惡道。和公子同離險地。公子若是顧念奴的可憐。收作婢妾。奴便死也甘心的呢。翠蓮就說到了這兒。眼中居然也會擠出幾滴淚珠。劉向



瞧了。很覺他可憐。忙道。恩姊相救了。咱又救咱師尊。咱那裏敢把恩姊當作婢妾。日後願結爲義姊弟。不知恩姊意下如何。翠蓮噙的笑了聲道。任憑公子罷。說了這一句。伸上個懶腰道。天氣煖得很。方才又奔走了一陣。煩熱得厲害。邊說邊把身上那件襖兒脫去。露出了裏面一件鮮艷奪目的淡紅衫子。把手兒拉了劉向的手道。公子你瞧。奴胸前都是汗呢。說時。把劉向的手。插入他胸前。柔膩的肌肉。觸在劉向手上。劉向急卽酒脫了翠蓮的手兒道。恩姊休要這般貪涼。快把襖兒穿上罷。翠蓮軟軟的靠着劉向身兒道。公子奴熱得很呢。說着。竟把那件貼肉的淡紅衫子。也解了開來。露出裏面的紅羅抹胸。胸前圓鼓鼓



一對鷄頭。隱藏在內。餘外的雪膚冰肌。全顯露在劉向眼前。劉向忙把頭兒掉轉。翠蓮却把香頰湊上前來。偎貼着劉向臉兒。芳息吁吁的道。公子你……劉向到了這時。再也忍不下了。霍地站起身子。正色對翠蓮道。劉某蒙恩姊相救。大德不敢忘懷。只是非禮妄想的念兒。劉某心上一絲沒有的。請恩姊尊重。劉向說這幾句話時。聲色俱厲。翠蓮臉兒微紅道。公子休要動怒。奴原是一片好心。劉向哼了聲道。恩姊這種好心。劉某不敢收受。快請收起。翠蓮沉吟了一回。點頭笑道。奴依公子話兒就是。說着把淡紅衫子扣上了道。公子只顧坐着。奴不和公子多言了。劉向見他姍姍的走了開去。心上稍覺安寧。沒多時候。只見



翠蓮提了一桶熱氣沸騰的兒放水。在榻前。又取來一個木盆。把熱水傾入盆中。和劉向對面坐下。脫去弓鞋。鬆了羅襪。放開裹足帶兒。不言不語的捲高褲脚。露出雪也似白的小膀。洗淨他的脚兒。劉向好不納悶。掉轉臉兒。不去瞧他。翠蓮慢條廝理洗淨了雙脚。却褪下小衣。坐上木盆。把個嫩臀。掀得高高的。對了劉向。弄得水聲響成一片。劉向却不見這兒情狀。翠蓮故意喊聲啊啲。劉向忍不住回過臉兒。正瞧個劈面。劉向回頭不迭。翠蓮却格格的笑道。好個公子。偷瞧娘兒們用水。奴可不依的呢。說着。小衣半落。露着水淋淋的濕屁股。赤了雙脚。蹇近前來。劉向雙手掩住臉兒道。你再和咱廝纏。咱可要走了。翠蓮忙道。



不用就是。便揩抹乾淨。結束停當。呆呆的坐了片刻。劉向暗想這婦人白天已是如此放蕩。到了晚上。和他同榻。不知要鬧到如何。還是早些走的好。想着了這個主意。劉向便站起身子在室中小步。暗暗却在尋找門戶的機關所在。翠蓮見劉向目光四瞧。早猜到了他的心思。笑着道。公子走出奴的屋子。原很容易。只是到了外面。怕就脫身不得呢。快不要妄想罷。劉向瞧了翠蓮一眼。默然不語。翠蓮忽地嗤的笑了聲道。也罷。待奴送公子出去。劉向大喜道。恩姊若能把我送出。劉某定當不忘大德。翠蓮笑道。奴也不想。但得公子心上不把奴當作賤人。也就夠了。說着上前攜了劉向的手兒道。公子隨奴去。劉向暗暗心喜。



隨了翠蓮。走到壁前。翠蓮按動機關。壁上現出門戶。走入裏面。又是一間陳設很精緻的屋子。翠蓮喚劉向在張大椅坐着等候。道：待奴外邊瞧瞧。可有人沒有。說着開啓這邊的機關門。出外去了。沒多時候。手中托了個盤。盤中盛着一碗茶。送給劉向。吃。道：再歇上半個時辰。該是防守換班的當子。那時容易走了。劉向稱謝一聲。取茶喝了。翠蓮收過茶碗。放在一邊。走到粧臺面前。對着銅鏡敷粉塗脂。挨磨了一刻。回頭瞧了劉向一眼。見他呆呆的坐在椅上。臉兒微起紅光。翠蓮嫣然一笑。小脚在粧臺脚下的機關上。蹬上一蹬。劉向的那張大坐椅。突然起了變化。椅圈上飛出兩枝鋼鈎。鈎住了劉向雙手的臂灣。灣向



後面。劉向的背兒。便緊貼了椅背。同時椅背兩傍。突出兩只鐵手。抱住了劉向腰兒。椅脚下也飛出兩枝鋼鈎。鈎住了劉向雙脚。這椅兒原是解金雷擺佈婦女的風流椅兒。翠蓮却借來擺佈劉向。劉向身子不能動彈。他却不慌。他却慌着胯下物作怪。不由他自主的鼓實實起來。原是翠蓮在茶中下了媚藥。纔至如此。翠蓮的水汪汪俊目。只望着劉向的胯間。注意。見是時候了。便躡上前來。劉向知道中了他的計兒。厲聲罵道。不要的臉淫婢。劉某大丈夫。一死無妨。却不願和你苟且。翠蓮笑道。老娘任你罵。就是說着。竟鬆劉向褲兒。同時在椅面上輕按椅面。望下陷落。劉向的臀部脫了空。那條褲兒。給翠蓮輕輕一拽。早就



拽去。翠蓮笑着道。老娘瞧你是個結實的童身。纔這般遷就呢。劉向千淫婦萬淫婦。個罵不歇。翠蓮只做不聞。興忽忽自卸小衣。跨坐劉向腿上。劉向胯下物昂昂直舉。翠蓮湊將上去。這時翠蓮的心目中。把劉向認做一匹坐騎。他是據鞍控送的騎者。劉向只恨身子不能動彈轉移。眼見翠蓮嬌喘吁吁望下湊來。怒吼一聲。待運全身神力。掙脫身上的鐵手鋼鉤。無奈服了媚藥。竟不能如願。這時翠蓮却已如願。高據上方。疾徐控送。猛不防機關門開處。有個小道童。奔逃入內。小道童後面進來了一個老道士。劉向見是魏真老道長。急喊道。長快殺了淫婦。翠蓮見劉向方面的人來了。疾忙跨下。魏真繃了眉兒。奔上前來。把



手中的塵尾一拂。正拂在翠蓮的肩背上。翠蓮翻身倒地。魏真的脚尖。在翠蓮腰間點上一點。翠蓮怪笑一聲。頓時氣絕。那小道童嚇倒在地。魏真喚他站起。把劉向的機關鬆去。劉向纔得活動。起立結束褲兒。魏真詢問他怎會到此。劉向說了前情。魏真知道他誤服媚藥了。喚他快喝幾口涼水解毒。劉向見粧臺跟首小木桶中。有水在着。便喝上幾口。頓覺清涼。劉向詢問魏真。有沒有遇見惡道解金雷。魏真搖頭道。沒有。貧道和梁道長進了三星觀。一路上沒遇見人。方才撞見那個小道童。正待問他。惡道在何處。他又嚇跑了。貧道追到這兒。無意中救了你。那小道童這時又跪伏在地。苦苦求饒。魏真詢問他解金雷藏身



何處。小道童答稱他沒有一定的。大概在流霞閣吧。魏真問明小道童。上流霞閣的路徑。和劉向前三。小道童在留香苑中。傳出閔翠蓮死訊。解金雷在紫薇宮前。和六不和尙鬥劍時。聽得仙娘死了的呼聲。他退入機關。奔到留香苑。見翠蓮上身穿件小衫兒。下身赤露着。股間淋漓瀉瀉。詢問之下。知道給一個老道士傷害。他還疑翠蓮拒姦身死。怒惱異常。趕到外面。找尋老道士拚命。這時候魏真和劉向。在飛魂閣前。相遇了六不和尙。黃芸兒。圓宗師太。五人同找解金雷。冤家路狹。湊巧相逢在三星殿上。便起了一場惡鬥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書中分解。



第三十回

色相本虛空。臨終嘗異味。善惡終有報。結果應宣誓。

話說夜游神解金雷。在三星殿上。和六不和尙彭啓雷。雲中鶴魏真。圓宗師太黃芸兒。劉向五人相遇。狹路冤家。分外眼紅。金雷放出飛劍。魏真和六不也放出劍光。三片劍光。在三星殿上盤旋刺擊。金雷打動殿上警鐘。七七四十九下。聲聞遠近。早來了玉美人韓瑤子。飛蝴蝶朱雲。黃妖猿葉琪。奔上殿來。放出飛劍。相助金雷。接著除魔尊者左法通。降魔尊者潘三。妙伏魔尊者徐平。驅魔尊者王光。從玉皇殿前趕到。圓宗師太黃芸兒。劉向三人舞動三口劍。抵住了四尊者四桿杵。不多時。風火雷電。



日月星辰八法師。從左首機關中殺出。護法靈官允通。助法靈官允常。保法靈官趙丙申。執法靈官石三元。掌法靈官馬隆。按法靈官王一平。六個靈官。從右首機關中奔出。這些人都不會劍術。便上前圍住了圓宗黃芸兒向三人廝殺。在這時候。歐陽永明從空飛落。放出飛劍。加入戰團。三星殿後面。又來了煉魔尊者孔益君。戮魔尊者金揚。去魔尊者雷殷宏。使魔尊者蒲伯鎮。魔尊者高大年。縛魔尊者冷耐霜。六位護法尊者。相助自家。人圍戰芸兒等三個。猛可裏玉面佛大化禪師。在三星殿屋面上飛下。見芸兒劉向圓宗三人。被衆圍得水洩不通。便喊着一聲。洒家來也。舞動雙袖。衝入裏面。他一雙闊大的禪袖。舞成兩



道玄光。那些人的傢伙。只要給他帶着些兒。輕的直蕩開去。重的脫手飛出。十個護法尊者。八個法師。八名法官。暗暗吃驚。這時梁興道也到。放出飛劍相助。這邊又來了金雷的第五徒兒。神靈鼠蔣規。第七徒兒通天猴馮照。一人一道劍光。加入鬥劍。空中十道劍光亂舞。殿上一場廝殺。好不熱鬧。這時雨露霜雪。四法師。從老君殿趕到。平法靈官洪興。嚴法靈官朱天福。化法靈官謝靈。揚法靈官祝近英。四法官在闔王殿得警奔到。也來廝殺。大化禪師哈哈笑道。還有嗎。再來幾位。話聲未畢。又來了雲霧煙霞四法師。食魔尊者朱九龍。天魔尊者耿奇門。神魔尊者平羣英。佛魔尊者曹朗。諸法靈官黃倉。刑法靈官黃祿。信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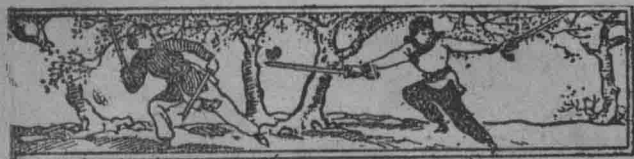
靈官張道亨。治法靈官張道昌。平添了二十名打手。越發見得熱鬧。大化禪師精神抖擻。舞動一雙大袖。在戰圍中指東打西。疾進速退。煞是活鱗。黃芸兒劉向圓宗師太三口劍。也是舞成一團銀光。滴水難潑。這邊的十六名大法師。十四名護法尊者。十四名法官。竟佔不到絲毫便宜。在這時候。三星殿後。飛也似奔出一人。正是西王母甘娘娘。手中提了個腦袋。望着金雷劈面攢來道。惡道瞧法寶。金雷見圓溜溜腦袋飛來。閃身避過。腦袋落地。金雷瞧得清楚。原是他的第十一個徒兒小花神唐子安。氣得臉兒變色。甘娘娘却一張口。吐出劍光。直向金雷頂門上落下。金雷指劍光抵住。六不和尙打了個哈哈道。解金雷哇。



你留神着罷。說完話。一拍腦袋。頂門上飛起一片紅光。玉美人韓瑤子。飛蝴蝶朱雲。黑妖猿葉琪。神靈鼠蔣規。通天猴馮照的。五口飛劍。給紅光撞着。劍便消滅。轉眼之間。他們五個腦袋。早已不在頭上。金雷身傍。多了五具屍身。這一來。頓使解金雷又驚又怒。恨不能把六不和尚彭啓雷。砍成肉泥。替他的徒兒報仇。那知六不的紅光。碰到金雷的劍光上。金雷的劍光也收縮起來。金雷瞧了。知道不妙。暗想。留得青山在。不怕沒柴燒。保全了性命。日後纔能報仇。此時不走。更待何時。當下雙足一蹬。騰空而上。人劍合成一處。飛出三星殿。疾如流星。飛向正東而去。六不和尚一晃光頭。喝聲那裏走。也化成劍光。在後追去。魏真



對甘娘娘。道此番再給他逃去。更是費事。貧道定要把他拿下。說完話。身劍合一。飛出三星觀。甘娘娘。歐陽永明。梁興道三人。少不得也要追上前去。相助六不。轉眼間。各化劍光。追出三星觀。向正東趕去。那些護法尊者。法官。法師等人。見金雷逃了。一個個心上着慌。都想逃去。大化禪師。瞧出光景。哈哈一笑。口中吐出劍光。在衆人頂門上盤旋。不多時候。風雷火電。日月星辰。八個法師的腦袋。滾落在地。圓宗師太寶劍揮處。除魔尊者。左法通。縛魔尊者。冷耐霜。飲劍身亡。芸兒嬌。叱一聲。把護法靈官。允通。砍成兩段。諸法靈官。黃倉。拔步待跑。給劉向一劍。後背直通前心。在這時候。大化禪師的劍光。又把伏魔尊者。徐平。鎮魔



尊者高大年。雲法師。霧法師。化法靈官謝霆。神魔尊者平君英。降魔尊者潘三妙。助法靈官允常。八人的腦袋飛去。餘人見不是路。紛紛奔逃。圓宗師太追殺了驅魔尊者王光。揚法靈官視近英。芸兒也殺了煙法師。霞法師。劉向見平法靈官洪興。飛身上屋。追上前去。一腿把他踢下。給芸兒加上一劍送命。佛魔尊者曹朗。刑法靈官黃祜。奔入機關。大化指着飛劍。把二人殺死。沒多時候。三星殿上。但見東橫西倒。盡是屍身。腦裝在血泊中。亂滾。芸兒殺得性起。又追殺了天魔尊者耿奇門。食魔尊者朱九龍。却還逃去了雨露霜雪四法師。保法靈官趙丙申。執法靈官石三元。掌法靈官馬隆。按法靈官王一平。嚴法靈官朱天福。



信法靈官張道亨。治法靈官張道昌。七個法官。戮魔尊者金揚。使魔尊者蒲伯。去魔尊者雷殷宏。煉魔尊者孔益君。四個尊者。一共十五人。逃入機關。從地道逃出三星觀不題。且說六和尚化成劍光。追趕解金雷。離龍虎山八九里路程。已是追近金雷。六和尚的劍光中。飛出紅光。撲到金雷身上。金雷那裏忍受得住。從空跌落。恰好跌入地上一個糞窖裏面。累得一身臭糞。金雷已是身受重傷。沒有勁兒。跳出糞窖。在窖中掙扎了一陣。便死在糞窖之中。六和尚收了劍光。落下平地。不多時候。甘娘娘。魏真。梁興道。三人也到。詢問六不惡道如何了。六和尚指着糞窖道。他大解脫了。魏真點頭笑道。善哉善哉。他生平



喜歡親近綺羅香。結果却使他死在糞臭之中。真是快事呢。梁興道道。他死在此中。尙是萬幸。保全了首領。那知隔得一天。糞窖主人李大。發見了他的屍身。把他撈起。斬成數十段。用火焚燒。原因李大有個女兒。也是給金雷蹂躪而死。他生時奈何他不得。他死了。却給李大洩了怒氣。興道等可就不知道了。聞文少叙。且說六不和尚等見金雷已死。瞧天色已近日落時候。六不和尚道。咱們回到三星觀去罷。當下仍化劍光。來到三星殿上。芸兒急問六不。金雷惡道。有沒有除去。六不把頭點上一點。芸兒又問蕭鳳鳴怎樣了。劉向也道。不見他的人影。發現怕已逃去。六不和尚一晃光頭道。他怎能逃得掉。洒家早命于英在



龍虎山上的龍虎道前。守候着他。快要有消息來了。梁興道笑道。難怪始終不見于英。原來師弟命他候在龍虎道上。芸兒纏着眉兒道。他若不打龍虎道逃去。另走他路。如何是好。六不笑道。莫慌莫慌。蕭鳳鳴那孩子。不走龍虎道。酒家把腦袋割下賠償。就是如今先得把地窖中的婦女。齊行救出。那些小道童。只要童身未破。也讓他們逃生。已破童身的一律殺個乾淨。咱們同去幹罷。芸兒等便隨了六不和尚。進行辦理這些事務。按下不題。只說蕭鳳鳴在逍遙宮。和衆裸女調笑的當口。見六不和尚和圓宗師太黃芸兒撞入室中。他就地一滾。滾入機關。不見六不追來。心上稍安。隔了多時。不敢出外。只命小道童打探消



息。報告給他知道。入後聽說解金雷在三星殿門劍。斃殺得十分熱鬧。再隔片刻。得知金雷化劍逃去。鳳鳴知道不妙。再留着不走。便要難保性命。只得硬起頭皮。悄悄的走出機關。溜到三星觀後面。逃出後園門。奔上龍虎山。到半山腰。暗想不妨了。從此穿過龍虎道。翻到後山。直奔省城。便可保全性命。那時斜陽遠落。半山腰上。日色淡淡的。照着半枝的樹枝。在風中搖曳。不時有敗葉飛落。跌在地上。索索作響。鳳鳴却疑有人追來。時時回頭察看。大有風聲鶴唳。草木皆兵的概況。將近龍虎道山口時。那邊來了兩個獵人。邊走邊說笑道。徐三。你家空有幾頭獵狗。怎的家裏的小鷄。還會給野貓子拖了去。那人說着一個便



是徐三也笑着道。人家都說你張六本領好。只是見了婆娘。便似兔兒見了獵狗般慌。咱還不信。昨天見你替你家嫂子洗穢布。纔知人言不虛呢。張六哈哈笑道。好沒來由。成串的鬼話。咱却替你冤屈。養了十六年的小鷄。長就的好顏色。却給野貓子抓了去。不知是死是活呢。徐三歎上聲道。你也不用數落咱了。你的妹妹呢。又到了那裏去了呢。兩人說着過來。一眼瞥見了蕭鳳鳴。便縮住嘴兒。不敢說了。鳳鳴瞧見了張六。也把頭兒低下。忽忽走着。原來張六的妹子。便是給鳳鳴偷進三星觀。奸污的。徐三的女兒。正十六歲。纔在昨晚給金雷偷去了。便是流霞閣上。圓宗師太眼見金雷玷污的少女。徐三張六也知道鳳鳴



是三星觀中的人。見了他。便不敢說了。原來他們心下都明白。不見的婦女。都是三星觀中人偷去的。明知如此。却不敢前去尋找。也可見三星觀中人的厲害了。鳳鳴却防張六瞧見了下山。遇見追趕他的人。指點行踪。和他不利。因此頭兒低垂。腳下加緊。忽忽奔入龍虎道山口。沒上二三十步路。迎面早給一人攔住。鳳鳴抬頭瞧視。見是于英。又驚又愧。呆呆的收住脚步。作聲不出。于英正色了道。于英奉了六不大師的命。在此守候師兄。已有多時。請師兄隨同于某。去見大師。候大師發落。鳳鳴勃然道。你不念昔日。師兄弟的情誼了嗎。于英冷然道。其他的事。情。咱都忘懷了。只記着當日。和師兄在蘇州城外大道之傍。師



兄憤斬道傍的揚樹枝兒。對於某道。于兄瞧着蕭某日後若再見色起淫心。有如此樹。這些情形。這幾句話兒。于某至今尙未忘懷。鳳鳴聽了。頓刻如芒在背。愧汗直流。那裏還有話兒能答。沉吟了片刻。纔苦着臉兒道。可能請于兄念咱蕭家七房。只有咱一個兒。咱一死不足惜。却使蕭家絕後。咱的罪兒更大了。于兄今天若能放咱逃生。咱再也不敢爲非作惡。回鄭州安分做人。幸得娶妻生子。蕭家不至絕了後代。蕭家的祖宗神靈。却要感念于兄的大恩大德呢。于英正色道。師兄不必顧慮。此着給師兄污辱的諸綺芳姑娘。他已懷了身孕。現在留春洞安身。六不大師知道他懷的男胎。他日產生下來。恰是蕭家後代傳人。



師兄儘請寬懷罷。鳳鳴聽了這一席話。知道不能活命了。眼前雖是只有一個于英。不難和他惡鬥。逃脫身兒。可是六不大師能防到咱。必走龍虎道。那裏還會容咱有逃去的餘地。便一蹬脚兒道也罷。早晚是一死。不必婆子了。當下把寶劍拔出。對於英道。咱也沒有什麼臉兒。去見六不大師。就在于兄面前應了。昔日的誓語罷。說到這裏。把劍兒望着咽喉。便剗鮮血噴處。屍身倒地。于英長歎聲道。師兄早聽于某良言。也不會得到今天的結果了。說着不禁流下淚來。把鳳鳴屍身背着下山。來到三星觀門前。只見六不大師等。都在觀門外面候着。見于英已把鳳鳴的屍身搬回。詢知情形。六不和尙喚于英。把鳳鳴屍身。丟



入三星觀。就在四圍縱火燒將起來。這時觀中的婦女都已救出。任他們各自回去了。觀中所存都是被殺的屍身。活人却一個沒有的了。沒多時候。這座萬惡的三星觀。包圍在烈火之中。燒成火燄山一般。映得半天通紅。附近的鄉人。趕來瞧看。都合掌念佛。相慶除去了大患。龍虎山上。那位張天師。裔孫道教牛耳的張景樹。在龍虎宮中得訊。也欣然道。三清門上。又少了一個污點了。不題衆人歡喜。且說六和尚彭啓雷。西王母甘娘。雲中鶴魏真。玉面佛大化禪師。梁興道。圓宗師。太子英。劉向。黃芸兒一行人。瞧那三星觀全部化成飛灰後。便同回林家宗祠。劉鴻采已是盼望多時。見他們欣然而回。知道大功告成。詢



問之下。果然首惡盡除了。這晚他們到就近市鎮上。痛飲了一
番。魏真師徒。自回當山。大化禪師。自回天台普利寺。甘娘娘和
圓宗師太。却要上五台山走遭。再回武進白衣庵。梁興道也回
襄陽一元觀。歐陽永明。劉向師徒兩個。同上溧陽。黃芸兒回金
陵上元村。便和劉向師徒同道趕路。只有于英。無家可歸。六不
和尚笑着對他道。你隨着洒家上四川走遭可好。于英點頭道。
弟子願和大師同行。只不知大師到川中幹麼。六不和尚道。你
也該知道有對夫妻。他們尚未相聚。洒家不去走遭。他們夫婦
兩個。恐難相會呢。于英便隨了六不大師。前往四川。欲知後事
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一回

破真相林中飛白刃 沐穢氣門外驚青皮

話說上面書中。衆劍俠破了三星觀。除去惡道解金雷。淫賊蕭鳳鳴。各自回去。只有于英無家可歸。隨着六不大師。同往四川。六不所說的。尙有一對夫妻。沒有相聚。閱者可知道那對夫妻是誰。便是刁宗剛和辛慈。他們夫婦兩個。化裝到了雅安縣。刁宗剛訪得衆俠義埋葬屍骨之所。却在北門城外落鷹亭。宗剛便去招同辛慈。那知回到原處。找尋辛慈。業已不見。他便獨出北門。到落鷹亭。哭拜了半夜。次晨回到城中。原處依舊不見辛慈。候上三天。宗剛沒有法兒。可想。趕上江南天平山。延秋閣。



求六不和尙彭啓雷指點迷途。這些情節。在廿五回中表過了。入後便接到了衆劍俠攻打三星觀。把他們夫婦兩個。按下不題。到此落空時間。做書人少不得倒過筆兒。重叙前文。原來那天刁宗剛出城之後。辛慈却想起畢娘子在淨土庵爲尼。倒不如到他庵中。談話一回。諒那宗剛未必就回。便找到淨土庵前。那時候庵門却已緊閉。辛慈打門叫喊。驚動了庵中的老當家。上淨師太。出外應門詢問。辛慈說是來投畢娘子的。上淨師太聽出女子聲口。就把門兒開啓。辛慈跨入裏面。上淨見他是一個乞婦。縐着眉兒。正待發話。辛慈把門關上道。老當家。你不認識辛慈了嗎。上淨師太仔細瞧了幾眼。拉着辛慈。望裏面便跑。



到他雲房之中。把門關上。他纔氣喘汗汗的道。姑娘你好大胆。怎的還敢到雅安縣來。辛慈歎了聲道。咱的性命。希罕什麼。他們都已死了。咱雖活着。也覺乏味呢。此番到來。原是探訪他們葬身之所。想去祭拜一遭。略盡心意。纔化裝成這種樣兒的。上淨老師太連連點頭道。那是姑娘孤身到此的。辛慈便說出和宗剛同來。上淨師太早又變貌變色的道。不要鬧出岔兒纔好呢。辛慈却要 and 畢嫂子相見。請上淨師太喚他到來。畢嫂子得知辛慈來了。忽忽奔到。兩人相見。不禁淚如雨下。這時畢嫂子早已落了髮。成爲女尼。上淨師太替他取名念緣。他携了辛慈的手兒道。姑娘怎的得脫。咱只道你們一網打盡的了。辛慈便



把六不大師相救的事說出。談了一回。辛慈回到原處。守候宗剛。宗剛已是來過了。不見辛慈。出城去了。辛慈守到黃昏時候。不見宗剛到來。便重回淨土庵。和畢嫂子同睡。兩人講到天明。纔朦朧睡去。待到醒來。已是未牌相近。辛慈在淨土庵吃了素齋。依舊穿着破衣。扮做乞婦模樣。到原處尋找宗剛。這時候宗剛恰走得不久。兩人沒有會面。辛慈在念緣處探知衆俠義的葬處。在北門外落鷹亭畔。他防宗剛到那面去了。便趕出北門。來到落鷹亭畔。不見宗剛影兒。痴痴的站着流淚。只因時在白晝。不敢哭拜。防人瞧見生事。那知恰好有兩名捕役到了。察看一個姓高名龍。一個姓徐名得。那徐得尙是新當公事。高龍



却在雅安縣當了十來年公事了。城中的老小男女。他大半熟識。這時瞥見落鷹亭畔。站着個乞婦。面貌兒很覺熟眼。猛然想起。這是辛大興豆腐舖中的女兒辛慈。在逃的叛逆要犯。辛慈也已瞥見了高龍。知道他是捕役高龍。防他窺破。便垂頭而走。高龍更認得穩定了。和徐得一使眼色。暗隨辛慈身後。一路前來。辛慈覺得他們追隨在後。暗想不妙。高龍定已識破。進城便難脫身。當下不向進城的大道走去。却岔向小路前進。高龍低聲對徐得道。前面的女子。是在逃的叛逆要犯。瞧光景。他已知道。咱們兩個追隨在後。不向城中去了。咱原待瞧他到什麼地方落脚。有不有羽黨在着。再稟知縣尊。會同武老爺們。前去圍



捉。徐得急道。咱們先把他拿下。盤問有無羽黨。再去捉拿。豈不很好。高龍把頭搖道。咱們兩個人那裏是他的對手。他的本領。兀是十分了得呢。只能暗隨在後。設計拿他的。徐得道。他既已防了咱們。不再進城。咱們怎能把他拿得住。高龍徐得邊走邊說。前面的辛慈。見他們兩個緊隨不捨。眉頭縐處。計上心來。只揀荒僻沒人處奔去。來到一座林前。辛慈一連幾躍。跳入林中。高龍喊聲不好。飛步搶進林中。只見辛慈眉兒高豎。眼兒怒睜。雙手叉着腰兒。站立在彼。高龍嚇得倒退不迭。辛慈那裏再肯容他逃掉。跳上前來。伸手抓住了高龍。嗖的聲懷中掣出匕首。高龍狂喊救命哇。待喊第二聲時。辛慈匕首已落。刺入高龍前



心手兒鬆處。屍身倒地。徐得在高龍被辛慈抓住的當口。他已撒腿飛逃。邊跑邊喊救命。辛慈殺了高龍。奔出林子。見徐得業已去了老遠。若是追上前去。原能把他殺死。只怕閒人圍上來。又要費事。便退入林中。穿到西首。落荒飛跑。跑了一陣。約有三四里路。不見後面有人追來。纔把脚步放慢。暗想宗剛尚在城中。怎的不見。可不能一個兒便走。須得找到了他纔好。只是殺了高龍。逃去了他的夥伴。再行進城。做公的一瞧便知。却不穩當。忽地想起了隱身術兒。大可用得。隱身進城。找尋宗剛。再穩妥也沒有了。辛慈想到了這個主意。便使用隱身法兒。把身子隱了。找路向城內而來。離西門三里相近。辛慈行經一家門。



首冷不防這家人家。潑出一盆穢水。正潑在辛慈身上。辛慈啊
啣一聲。便露出了身形。隱身法給穢水衝破。非得換去衣服。沐
浴身子過後。方能再使隱身法兒。那潑水的人。却是個老婆子。
他在潑水時。本不見辛慈。此刻聽得一聲啊啣。抬頭見辛慈身
上淋淋漓漓。盡是穢水。不禁着慌。知道鬧了禍了。後見辛慈身
上很是藍藍。似個乞婦模樣。便賠笑着道。得罪了。這們辦罷。請
你咱家來。我現成的衣服在着。換上了一襲。辛慈也不能深怪
那老婆子。原是隱身在着。他沒有瞧見。纔潑上了身。只得點頭
說好。到了裏面。纔知這家人家。婆媳兩個。媳婦纔產下小孩子。
兒子沒有回家。老婆子一個兒很忙。近處又沒有鄰居相助。老



婆子急忽忽潑水。他只自認年老眼花。在這傍晚時候。沒瞧清楚。穢水誤潑了辛慈。兀是十分過意不去。聲聲賠罪。辛慈見他家一共兩間屋子。上首一間。諒來是他媳婦的臥房了。老婆子取來了一襲半新不舊的衣褲。笑着道。請嫂子將就換了罷。辛慈見沒有男人在着。便問老婆子。可有溫水待洗個澡。老婆子連連點頭道。有有有。咱家媳婦兒產下孩子。用了還有剩着。嫂子避風一些。上咱媳婦房中洗澡好啦。都是婦人家。可不妨事。辛慈暗想到他媳婦房中。沖了血光。洗一百遭澡。也不濟事。忙道。就在這兒罷。老婆子便去取來了一只大木盆。放在地下。提來一大桶熱水。又因天晚了。屋中昏黑。點上了油燈。他纔走入



媳婦兒房中去。辛慈却忘把門兒上了拴。便脫去身上的穢衣。褲坐上浴盆。傾水洗澡。這時候偏偏他家的兒子撞回來。這家本姓徐。那兒子名喚升上。却是捕役徐得的堂弟。是個賭錢喝酒的混混脚色。在雅安縣城中。很有些兒惡勢力。這時徐升上。蹶到家前。見裏面已有燈光射出。又聽得一片水聲響。心上覺得詫異。見門兒又是虛掩着。便從門隙瞧到裏面。瞧見裏面的一段光景。頓使升上似雪獅子向火。渾身癡化。睜大了眼兒。儘瞧猛可裏瞥見辛慈抬起頭兒。升上吃了一驚。暗想這是辛大興豆腐舖中的女兒。叛逆的要犯。和咱家不相識。怎會在咱家洗澡。那可很好。待咱闖到裏面。借此要挾。和他熱瀉瀉玩一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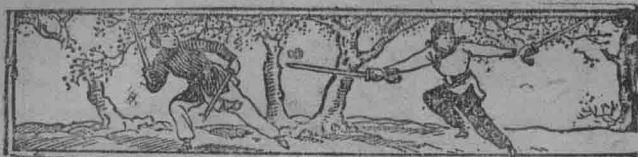
子不愁他不依。升上正待推門跨入。猛想不好。聽說他本領很好。闖進去。遭他毒手。送了性命。却不上算。再瞧時。見辛慈快要洗畢。一傍放有衣褲。却是他婆娘的。當下得了個主意。急忙繞到屋後。在他婆娘的後窗上。輕輕叩了幾下。低喚老娘。老婆子聽出是兒子的聲口。便把窗開了。道。你回來了。外面屋中。有個嫂子在洗澡。你打窗中進來罷。升上把頭亂搖。和他老娘如此這般一說。那老婆子便走出房去。見辛慈已在擰乾了汗巾。揩抹水跡。便笑着道。嫂子且待一刻。老身忘懷了。那襲衣褲上。有的幾處小破處。還得補上一補呢。說着。便取了那襲衣褲。辛慈脫下的穢衣鞋襪。也給他拿進了媳婦房中去了。辛慈可不



在意上。只得坐在浴盆中等候。那裏知道徐升上借此捱磨時刻。他趕上雅安縣。和他堂兄徐得說了。徐得正爲了高龍被殺。聽說辛慈現在升上家中。立即稟知縣尊。雅安縣便請守備張鶴年。帶領營兵。命全班捕役。由徐升上引着向他家中奔去。捉拿辛慈。辛慈坐在浴盆裏面。守了頓飯時刻。盆中的水都已涼了。不見老婆子把衣褲送出。便喊着詢問。老婆子在房中答稱。還沒補好。辛慈又守了片刻。因盆中水都冷了。只得跨出浴盆。把浴巾圍了下體。坐在椅上。這時候一陣風兒。把門兒吹開了。辛慈纔知忘拴了門。自責粗心。尙幸沒人撞來。趕忙上前把門拴上。回身走到升上妻子的房前。見門兒閉上着。又隔門喊問。



老婆子答稱快好了。辛慈重在襪兒上坐下。見脚上已沾了塵土。用浴巾揩抹乾淨。猛可裏想着了老婆子既替咱補衣。怎的把鞋襪也取了去。只要一動疑。處處覺得可怪。又想到老婆子爲什麼把房門閉上。不要有什麼歹意。不免着慌起來。只因身上赤裸裸在着。萬一有岔兒鬧出。可就羞煞人了。在這時候。遠遠地傳來一陣脚步聲兒。辛慈暗暗吃驚之聞。察那脚步聲兒。漸漸近來。忙覓到窗前。從破處瞧到外面。只見一片燈球照耀。火光之中。都是官兵捕役。向這邊奔來。業已相近。辛慈暗叫一聲苦也。回身把桌上的油燈吹熄。再也沒暇向老婆子要衣褲。明知中了計兒。在這危急時候。除了使用隱身法。沒有第二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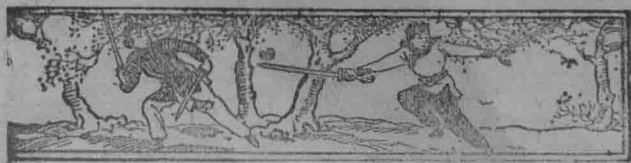
方法好在身子已是潔淨。忙使隱身法。隱了身子。躲在一傍。這時徐升上已到門前。他還認門兒虛掩着。用手推了。方知業已拴打。又見屋下燈光已熄。急和家人把門打破。舉着火把燈球察看。只見一只浴盆放在地下。人已不見了。升上急喊道。老娘那洗澡的女子。到那裏去了。老婆子開門出外道。奇啦。他的衣褲都沒有穿上。怎會跑了。張守備轉命兵丁捕役。四下搜尋。早有幾個沒頭腦的莽撞兵丁。搶進了升上婆娘的房中。搜尋那婆娘。纔養孩子。擁被坐在床上。有氣沒力的道。這裏沒有的。有個兵丁。瞧那婆娘臉兒黃白。疑他虛心。把人藏在被中。竟搶步上前。猛把被兒揭起。一股穢氣直衝。倒退不迭。那婆娘殺豬般



喊叫。搶被遮蓋下體。升上奔進房來。說明原委。這些人慌忙退出。都吐口沫。暗喊晦氣。他們亂了一陣。始終不見辛慈影兒。辛慈早在他們入屋的當口。走出屋外。顧不得身上寒冷。向前跑去。好在身子隱了。不愁給人瞧見。只苦脚下沒穿鞋襪。這種小脚兒。行走不便。辛慈暗想這般的奔到城中淨土庵。須得半夜了。身子那裏忍得住。須得身上有了衣褲。脚下有了鞋襪。纔好。便留神瞧着。附近可有人家。偏是附近沒有。只得咬牙向前。走上里外路。纔見道傍有分人家。燈光未熄。辛慈蹇近門前。從門隙瞧到裏面。隱約見有一個鄉婦在着。辛慈便在門上猛打一下。那份人家。原是姓李。夫妻兩口子。丈夫喚做李二。木匠爲



生這時家中只剩他妻子在家。燈下做活計。候李木匠回家。聽得門響。疑是漢子回家了。便把門兒開啓。向外一瞧。不見有人。辛慈却已溜入裏面。那婦人自言自語的道。見了鬼了。辛慈暗暗失笑。留神察看。也是兩間屋子。辛慈便掩進裏面一屋。暗中摸索着了一襲衣褲。穿在身上。在床上摸得一雙女鞋。穿上脚。很是寬大。撈着些破布兒。塞在鞋肚。將就穿上。摸出屋子。纔瞧見身上穿的一襲衣褲。褲兒是漢子的。祆兒是女娘的。也顧不得了。蹩到門首。却不能自行開門。驚嚇人家。便在門內敲了一下。那李二的妻子。又把門兒開啓。仍不見人。疑是有人和他鬧玩。破口大罵。辛慈却早已出外。急忽忽趕入城中。來到淨土庵。



前跳進裏面。逕到畢嫂子房中。纔露出身形。畢嫂子看見了。吃上一驚道。姑娘到這時候來。累咱急死了。怎的又變做這般模樣。辛慈把前情說出。畢嫂子吐了吐舌子道。好險好險。要不是姑娘會隱身術。換人傍人。可就糟透。辛慈忙把身上的衣褲鞋兒脫去。鑽入被中道。咱苦夠了。辛慈爲着浴後受涼。又加上驚慌。當晚便寒熱大發。臥床難起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二回

膩影傷懷。懣懣圖短見。良緣快合談笑好收場。

話說辛慈爲了浴後受涼。兼加驚嚇。臥病在淨土庵中。病勢沉重。不能起床。刁宗剛守候了三天。不見辛慈影兒。很是着慌。尋思無計。猛可裏轉得個念頭。六不大師約黃芸兒。重陽日相會。在天平山延秋閣上。倒不如趕上天平。見了六不大師。求他指點。說不定夫妻能得會面。宗剛打定主意。便離開雅安縣城。趕向江南而來。一路上晝行夜宿。渴飲飢餐。在九月初七那天。趕到了天平山脚下。來到延秋閣上。閣上空洞洞不見有人。知道未到日期。只得在山下混了兩天。在初九的辰牌時刻。重上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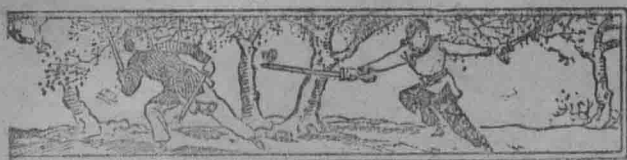
秋閣只見六不大師已在閣中盤腿坐在桌子下面。宗剛搶上前去拜伏在地。六不大師一晃光頭。打了個哈哈道。洒家事務太忙了。你又來尋找洒恁事。宗剛說了來意。六不大和尚閉上雙目。搖了搖腦袋道。你真多事。他好好的在川中。爲什麼巴的趕來問洒家。沒事沒事。快去快去。宗剛聽了。便道。還得求大師明示。他在川中那一縣分存身。六不大和尚笑道。你打那裏來。還是打那裏去找。宗剛會意。知道仍在雅安縣。便拜別了六不大師。奔下延秋閣。離開天平北上。路中無事可表。到十月初十這天。到了川中地面。離雅安縣已是不遠。宗剛瞧天色已晚。來不及進城。便在一座破廟裏面歇腳。原待宿上一宵進城。只是



肚子又饑餓了。他就找到一家農家。向他家買了二十個鷄子。燒熟了充飢。回到破廟安歇時。在大道上見飛來兩匹馬兒。馬上一男一女。滿身錦繡。很是華貴。馳近的當子。宗剛瞥見馬上的女子。分明是辛慈。一怔之間。馬已過去。後面一乘騎上。却是一個俊臉少年。宗剛瞧了。却不相識。宗剛再向前面瞧時。那馬上的女子。也是回頭瞧看了一下。宗剛更認得分明。的是辛慈。怎的身上這般華麗。那少年又是誰。見了咱竟不停騎。宗剛痴痴的站在道傍出神。這時那邊又來了兩個鄉人。邊走邊說着。一個道。這種年頭。越不成樣兒了。那不是畜生嗎。男的女的。都沒有一些廉恥。一個點頭道。那女人聽說有丈夫的。瞧他騎馬的。



浪相兒。倒也不錯。難怪那魔頭會着迷呢。一個又歎了聲道。越
是這種淫婦。偏是聰明。聽說他的本領也很好。不知是真是假。
咱可沒有眼兒。一個笑着道。得啦得啦。這種娘兒們的本領。大
不了滿床飛哇。兩人說着。一路過去。宗剛却句句聽入了耳中。
心上越發動疑。暗想。這兩人的談論。分明說的是騎馬過去的
男女。這女子明明又是辛慈。他竟會幹這種沒廉恥的事嗎。但
不知少年是誰。宗剛胡亂想着。回到破廟裏面。兀是狐疑不決。
那裏睡得上眼。正在心上昏悶的當口。猛聞一片馬蹄聲兒。遠
遠傳來。宗剛奔出廟門察看。早見兩騎馬相近廟前。一匹馬上
沒人騎着。一匹馬上。却是一男一女。並騎在上。便是先前瞧見



的兩人。那情狀兒好不浪相。在這昏黑的晚上。宗剛霎那之間。察看那女的面目。實是他的妻房辛慈。又氣又怒。見馬已馳過。便放開脚步。緊緊追隨在馬後。頓飯時刻。見馬兒馳入一座莊子。宗剛奔到時。莊門已閉。宗剛站定身子。察看這兒是什麼所在。瞧了四圍。纔知在南門外的豬婆嶺相近。那莊子很大。曙光景不是尋常人家。宗剛緊一緊腰間束帶。身子就地打個盤旋。飛上莊牆。翻到裏面屋上。暗想他們在那一座屋子。却裏細細找尋的了。在這時候。却見前面院子走廊下。有兩個使女走出。邊走邊道。這時候回來了。不好好的吃喝。偏又鬧這玩意兒。一個却笑着道。這玩意兒怎的玩不厭。不知有什麼趣兒。那一個



把他打了下道趣兒嗎。他可要去瞧瞧。一個說好。咱們去偷瞧一回。宗剛聽了他們的話兒。心上一動。便在屋面上跳。遠遠的跟隨了他們。一路過去。穿過好幾座屋子。只見面前一座高樓。樓上燈光通明。映得下面雪亮。旋見兩個使女。躡足掩上樓去。宗剛却不能再上去了。免得給他們發覺。退到院子中。見靠牆有棵梅樹。很是高大。宗剛跳到梅樹上面。雙足一蹬。身子飛上了高樓的屋面。宗剛雙腳鈎住屋簷。身子倒垂下去。貼近樓窗。宗剛用匕首刺破窗兒。從破處瞧到裏面。只見紅燭高燒。羅帳低垂。却有吃吃的笑聲。從帳中傳出。可瞧不見床上光景。猛可裏笑聲大縱。羅帳中蹣出了一支小腳兒。倏又縮入帳中。却



把帳門一角蕩開。宗剛的眼光便射到裏面。只見那俊臉少年俯伏了身子。口中的舌兒捲動得好不靈活。女子的吃吃笑聲也笑個不住。兩足小腳兒也倏而屈曲。倏而蹺出。宗剛暗喚混蛋。却不瞧見床上女子的面目。是不是辛慈。只見少年鮮紅的舌子在那雙峯之間吞吐罷了。好久好久。纔見少年含笑下床。沒多時候。羅帳高掛。床上的女子亭亭下床。宗剛只氣得火星直冒。瞧那下床的女子。分明是辛慈。忍不住怒喝一聲。不要臉的淫婦。把七首望窗子上便撬。窗子尙沒撬開。房中燈火全熄。業已漆黑。宗剛纔自悔太性急了。到這時候。也只得仍把窗子撬開。便一個倒飛式。穿進樓窗。雙腳落地。站定身子。望下蹲伏。



不見響動。便在房中摸索。纔到房門跟首。聽得一片鑼聲響亮。夾着人聲嘈亂。都嚷着捉賊。宗剛暗喚聲好哇。他們意把咱當做小竊嗎。當下搶步出房。奔到梯下。早見二三十名莊丁。操着棍棒搶進。見了宗剛。吶喊一聲賊在這兒。湧上前來亂打。宗剛舞動那口短七首。霍霍寒光起處。早有兩個莊丁受傷倒地。這般莊丁紛紛讓開一條路。宗剛搶步出外。跳登屋面。飛身翻到莊牆。跳落平地。奔回破廟。越想越惱。一蹬脚兒道。咱還有什麼臉子。活在世上。倒不如一死乾淨。宗剛憤怒之下。短了志氣。意要自盡。把七首望着喉間便刺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早有一個人從黑暗中跳出。搶住了宗剛手臂。笑道。朋友幹麼。宗剛吃上一驚。



定睛瞧看。却是一個化子。這個化子。喚做楊七。那座破廟。原是他的公館。宗剛初來的時刻。他還沒有回來。宗剛走後。他却回廟安歇。宗剛失敗逃回。他從夢中驚醒。見宗剛自盡。便上前搶住了宗剛的手臂。他見宗剛身上。也和化子不相上下。便喚他朋友幹麼。宗剛恨恨的道。咱不願活了。楊七笑道。什麼一回事。你却要說沒臉活在世上。宗剛那裏說得出口。楊七又笑着道。朋友快不要氣惱。一個人死去。便沒有什麼能力了。你便是受了委屈。又不能真個化鬼報仇。楊七這幾句話兒。倒把宗剛提醒。暗想不錯。死了反便宜淫婦。要死也得殺了淫婦再死。便把自殺的念兒打消。向楊七稱謝道。大哥的話兒說得是。咱也想



明白了。楊七便和宗剛席地坐下。楊七詰問宗剛原因。宗剛不肯說出。却問楊七。豬婆嶺相近。有座大莊子。是什麼樣人家。楊七一吐舌子道。這座莊子。喚做曾莊。他家的老主人。在京城爲官。很有勢力。莊上有一尊魔頭。喚做曾志祥。便是小主人。年紀已是二十三歲了。臉兒長得很俊。只是淫得了不得。莊上的婦女。沒一個不上他的手。聽說他的嫂子。也和他有私情。傳聞他有一件本領。很能博得婦女的心愛。便是他的一條舌子。又長又活。能玩出好玩意兒。據說和他有私的婦女。都愛他的舌子。勝過交媾呢。楊七滔滔不竭的說着。宗剛截住他的話兒道。你可知道。他除了莊上的婦女之外。有沒有他家的婦女來往。楊



七不迭的點頭道。有有有。正多着呢。咱也說不出來。你這般的詰問他家事兒。可是和他有什麼……宗剛搖頭道。沒有。咱只問問罷了。咱還得問大哥。他莊上有個女子。能騎馬的人。你可知道。楊七哈哈笑道。這是他最愛的人了。聽說那女子的小名喚做什麼慈兒。宗剛聽了慈兒兩字。暗想不是辛慈還有誰來。忍不住喊上兩聲。可惱。可惱。把楊七嚇上一跳。急道。朋友你惱些什麼。宗剛嘿了一聲道。咱惱姓曾的奸淫婦女。哇。楊七笑道。如今有錢的人。誰不是飽煖思淫慾。也不止曾志祥一個呢。如今的娘兒們。也只顧貪着金錢。什麼名節。什麼廉恥。早已不講究的了。宗剛見楊七雖是一個化子。說的話兒倒也很有道理。



這晚上便和他抵足同眠。到了次晨。楊七入城要飯去了。宗剛却打定了主意。在破廟守着。但待曾志祥和辛慈乘騎經過。便要殺了洩恨。一連守上五天。不見他們兩個行經廟前。這天辰牌相近。宗剛痴痴的站在廟外出神。斜刺裏奔來一人。喊着宗郎。宗剛回頭瞧去。正是他的妻子辛慈。身上却已換做了農婦裝束。宗剛冷笑了一聲道。淫婦你好。辛慈吃上一驚道。宗郎你說的什麼話兒。宗剛濃眉高豎。殺氣飛騰。掣出懷中匕首。望着辛慈便刺。辛慈大駭。閃身避過。喊聲宗郎息怒。宗剛匕首又到面門。辛慈一連避過了數次。溜着淚道。宗郎你瘋了不成。宗剛呸了聲道。你纔瘋了心。幹出沒廉恥的事來。說着。又是一匕首。



刺到。辛慈臉兒掙得飛紅道。爲妻的沒幹什麼不端的事兒。宗
郎你須要說個明白。宗剛却似瘋虎一般。只是把七首望着辛
慈亂刺。辛慈只得閃避。一不留神。脚下被絆。跌翻在地。正待跳
起。宗剛業已上前按住。把七首望下便刺。在這時候。廟後奔出
了六不和尙。搶住宗剛手腕道。好好好。青天白日。朗朗乾坤。這
般行兇。那還了得。宗剛急道。大師放手。待咱殺死這個淫婦。六
不大師哈哈笑道。好沒來由。你巴巴趕到江南。又上四川。所爲
何來。怎的夫妻相會。你又要把他殺死呢。宗剛兀是怒氣不息
的道。大師那裏知道。這淫婦幹得好事。六不大師一晃光頭道。
洒家那裏會不知道。他不是一個淫婦。宗剛恨恨的道。咱眼見



他和人幹沒廉恥的事。六不大師打了個哈哈道。洒家也喚你眼見一個淫婦罷。說完話。喊道。于英何在。早見廟後奔出于英。手中提了兩個腦袋。一男一女。六不大師喚于英給宗剛瞧瞧。宗剛瞧了。不禁呆住了。原來那一男一女的腦袋。男的便是曾志祥女的臉兒。却和辛慈絲毫無二。纔知誤會。錯誤了辛慈。忙把脚兒一鬆。攙扶辛慈起立。辛慈業已氣得失色。淚流滿面。宗剛臉兒掙得通紅。可說不上一句話兒。慰藉辛慈。六不大師哈哈笑着道。好也好也。夫妻相會。正該歡喜。纔是這兒不是談話的所在。來來來。隨了洒家。上峨嵋山去罷。說完話。不待他們答允。喚于英把一男一兒的兩個女袋丟了。六不左手挾了于英。



右手掖了宗剛。喚辛慈拽住了他的袍角。喝聲起。化成劍光。飛到了峨眉頂上。落下。笑着道。這兒再清淨沒有了。你們兩口子談心罷。酒家和于英去見師尊太虛法師。停霎兒你們到下面迎雲寺找咱們得啦。說着。拉了于英。望下跑掉。宗剛少不得向辛慈賠罪。各談別後之事。宗剛纔知辛慈臥病在淨土庵。足有四十多天。身子健全不久。這天改裝出城。原是散悶。不想會夫妻相會。兩人談了一刻。便到迎雲寺拜見過太虛法師。宗剛詢問于英。怎會殺了曾志祥。可知道那女子是誰。于英笑道。昨天晚上。奉了六不大師之命。上曾莊殺了這一對狗男女。這個女子。却是曾志祥的姑表姊妹。小名兒喚做阿慈。其他的事。咱可



不知了。宗剛纔恍然大悟。他們夫妻相會。師徒聚首。做書人寫到這裏。本待再望下寫。可是年關已到。心亂如麻。再也沒有心情。寫將下去。好在這部書。原是繼續妹妹俠而作。姊妹俠中的人物。都已告了結束。只是這部劍珠緣。雖已寫了三十二回。可是書中的主人翁。辛珠光萬劍影。尙未登台。書名題了劍珠緣。劍珠緣的事實。還沒演出。這是做書人的荒蕩處。須待向閱者告罪。好在小子一過窮年。閱者要是願瞧續集的話。小子當然磨得墨濃。蘸得筆飽。再來獻醜一回。閱者可不要罵小子臉厚呢。哈哈

無聊筆墨收將起。

由人笑罵不關心。